

書叢識知民國

錄鴻哀地戰



行印社版出民

MG
I 25
51

國民知識叢書叙

本叢書旨在宣揚三民主義，灌輸各科常識，綜述戰時動態，分析國際形勢，藉以彌成國民之正確思想，而充實其精神生活。凡與抗戰建國，暨國民日常生活有關諸問題，概在編述之列。其取材以各地期刊報章刊載之論文或記事為主，間亦擷採專著，或由同人自撰。甄選篇什，其原文不必全錄者，則加以刪節，以省篇幅。各篇出處，均儘可能於文末註明，用備查考。叢書合十冊為一輯，每輯內容，務求適合於一般國民閱讀，並以足資理解當前時事問題者為中心，旁及討論實際問題之專題。至當代重要文獻，可儲為史料者，間亦輯為專冊，用備國民之參考焉。



戰地哀鴻錄目次

前言

- 一 臨沂老太婆
- 二 廈門三童
- 三 井屹塔的血
- 四 在死神的黑影下
- 五 避難記
- 六 山寺歷險記
- 七 丐婦
- 八 被拯救的靈魂
- 九 仇恨
- 十 一封血淚寫成的信

	俞遠	雨田	草明	鍾望陽	張煥白	達祖	曹白	蕭英	陳嘉會	鯤	頁數
	48	42	31	27	24	17	11	6	4	1	

十一	血的十字架
十二	三十多人的一羣
十三	余家村的故事
十四	黃牛

陳	黃	舒	白
駿	育	羣	雪
70	61	57	50

5001

前言

本書包括十四篇有血有淚的故事：自臨沂老太婆至井屹塔的血，共三篇，都是我戰區民衆在敵人侵略之下慷慨犧牲、奮不顧身的事實，爲此次民族戰史，生色不少；自死神的黑影下至仇恨共六篇，都是我戰區民衆在敵人侵略之下輾轉流離，生離死別的記載，其中避難記、山寺歷險記、仇恨三篇，且係作者親身經歷；自一封血淚寫成的信至黃牛共五篇，都是我戰區善良民衆受敵擄取、姦淫、屠戮、甚至徵調他們，強迫他們使向祖國作戰的慘史。

回憶自抗戰迄今二年餘，戰線延長至五六千公里，淪陷戰區同胞不下一萬萬人；以敵人之瘋狂殘酷，我戰地同胞之所遭遇，實尙有比這裏更悽慘十倍、百倍的，這是後方同胞讀本書的所應當立下一個「披髮櫻冠而往救之」的決心的。同時我們看了戰區裏自六十多歲的老太婆以至十三四歲的小孩子，都不會爲敵利用，更可斷定敵人「以戰養戰」「以華制華」等毒計的決無效果。

本書取材，因爲避免了一般戰地報告的單調與公式化，所以每一篇都能叫讀者下同情之淚，發敵愾之心，實在是戰時絕好的宣傳材料與文藝讀物。

錄 鴻 哀 地 戰

一 臨沂的老太婆

老太婆鼓着最後的勇氣走到旅部門口附近的地方，脚步停住了，她有些猶豫。圈子，終於歪着兩隻脚直走到守衛兵的面前。

「不要進去——你做什麼？」

「我——我走了三十多里才找到這裏來的，唉！」她說了這話就想走進去，衛兵把她攔住了。

「你找誰呀，老奶奶？」

「我有話說，我找官長」。

雖說是官長們也常和老百姓直接談話，可是這老太婆——看去快六十歲了；穿着堆滿了灰沙的藍布衣服，皺紋的臉乾瘦得那麼可怕，衰弱的兩隻眼顯出非常急躁的強光——她有什麼事要見官長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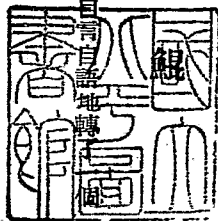
「找官長，有什麼事對我說吧！」

「那不行，老總！我走了三十多里才找到這裏來呀！——唉，我反正是不要活了」。她急得轉了兩個圈子，又想衝進去。

「你籃子裏是什麼？」另外有一個弟兄走過來，帶着點警覺心檢查她的籃子，那裏面半籃子雞蛋，幾條黃瓜，沒有別的。

「你送雞蛋給官長吃；可是的？」

「不是，老總！這是鬼子叫我買的——你們不要攔我呀，我要見官長，我走了三十多里路才找到這



裏的……」她又是那兩句話。至於爲什麼替鬼子買雞蛋，從那裏來的，她始終不說。糾纏了好久，士兵們感到有些嚴重，終於把她帶到團長面前。

官長們正在爲了攻打臨沂打不下來焦急着。敵人的炮一天可以發一千多發，我們的隊伍開不上去。他子彈沒有耗完，我們怎麼也打不進城。他在死守着等待援軍。我們的另外的部隊在臨沂西面和敵人援軍鏖戰，這邊必須在我軍阻止敵人援軍的時期中攻下城來。城外的敵軍陣地都被我們的炮打燬了。可是他城裏所存的炮彈像是十分充足。

老太婆是從臨沂城裏來的。她的兒子被敵人強迫着運彈藥，在火線上被我們自己的炮彈打死了。媳婦和一個十二歲的女兒，她親眼看着受輪姦；女兒當時死了；媳婦兩隻奶割下來，把人丟到河裏去，剩下惟一的一個孫子，五歲。

一條孤獨的老命，帶着孫兒住到關帝廟邊別一個老太婆家裏；她們準備着自己終於消失在我們攻城的炮彈底下。日本兵所守的臨沂城裏白天夜裏都有我們的炮彈打進去。

可是她昏暗的老眼慢慢注意到一件事上了。日本軍隊白天夜裏都到那關帝廟裏面拾東西，大木箱，小木箱。城外攻打得越緊，他們拾運得越忙。有一天，老太婆對這些沉重的物件突然發生了理解，她垂死的心中意外地燃燒起一種新的火燄來。

「怎麼樣才能出得城呢？」她一夜沒有合眼。

過了兩天，兩個日本兵抓了三個老頭子兩個老太婆，給了些錢，派他們溜出城去買青菜，雞和雞蛋。交通斷絕的城裏找不出這些東西來吃。

老太婆提了籃子走出城來，一聲不響地和同行的老人們分了手。

她對團長報告完了之後，堅執地要趕回城裏去；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她惟一的一個小孫兒。夜晚，我們的砲彈對準了一個最有效的目標，關帝廟發出爆炸的巨響，城裏燒得半天紅。第二天上午我們的軍隊進了城，城裏看不見一個中國人活着。關帝廟前後左右都成了焦土。團長立在一堆瓦礫邊低着頭想什麼。

這是李德鄰先生講給我聽的。

臨沂老太婆

左江

長河白日落，東海陣雲昏，何來白髮嫗，倉皇叩轅門，鶉衣懸百結，兩眼枯無神，獨攜一籃菜，堅欲謁將軍，將軍命嫗入，老嫗含淚陳，自言：「家臨沂，有子能耕耘，三餐具兩盞，一飽百不聞，何意鬼子來，廬舍爲灰塵，丁男槍下死，女媳姦喪身，伶仃寄關廟，憔悴撫孤孫，自從半月來，覓食益艱辛，砲聲互日夜，烽火徧郊園，却見關廟後，大箱積如墳，役夫互耶許，出入何紛紛，心知是敵彈，欲告苦無因，今朝漢奸至，命我快下村，謂是鬼子意，買菜供饕餮，長途來報道，所願幸已申，便須返城去，願視無母孫，老嫗去已久，新月上屋角，將軍隨下令，砲指關廟發，中宵大火起，一夕堅城拔，却來覓關廟，內外無完角，殍垣壓斷脰，殘骸燒枯骨，徘徊獨搔首，觸景雙淚落。」

二 廈門三童

陳嘉會

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四日，竊據廈門之寇，集偽立十小學學生於旭嵐書院，慶祝兒童節，寇海軍司令宮田，領事內田，特務機關長澤忠信，偽維持會指導官佐藤播玩具餅餅赴會演講，以慶祝兒童節與中日親善命題，令作文，多交白卷。有周智惠、紀和亭、楊奉龍三童者，年十三四，一童書慶祝兒童節，打倒日本鬼；二童書還我河山，驅逐倭寇。寇酋大怒，綁赴司令部，三童沿途大呼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聞者感動。余爲之痛罵，作三童行。（據四月八日桂林掃蕩報福州電）

二十八年兒童節，倭寇據廈恣懼悅，詭言保護誘兒童，畜頭人鳴納交結。旭嵐書院爲會場，豺狼虎豹一齊列，妖狐鬼車居上頭，兩旁坐者皆奸孽。可憐千百小兒童，地域淪陷骨屬絕，忍尤含垢作學生，待死須臾湯沃雪。敵酋裝出假惺惺，中日親善翻兩舌，恩物菓子（倭謂兒童玩具爲恩物，點心爲菓子。）紛雜陳，勸降倭國須早決。命題作文試衷曲，羣兒語塞不敢泄，中有三童周紀揚，謂秉正義要直說。前年寇軍入蘇浙，劫去兒童滿車轍，後來又陷京與皖，兒童腹剖頭兩截。殘殺幼弱無人道，直欲滅種在一瞥；今寇戰鬥力已盡，又想速和弄假訣。不死終當爲國羞，不說不使寇胆裂，永別城南錦繡兒，要作汪童忠魂烈。一童大書打倭鬼，二童大書倭寇滅，打倭滅倭死不休，還我河山願流血。寇酋一見雙目眙，恨煞兒童筆如鐵，始知中國尙有人，兒童難欺徒狡譎。三童就縛魂不驚，沿途大呼義聲徹，上言擁護委員長，下言擁護國府熱。觀衆悽愴淚暗吞，天昏地黑營門闕。從此兒童消息無，潮聲日夜悲鳴咽。金門島，鼓浪嶼，毓此三童成三傑，愛國捐軀在小童，人間丈夫應愧劣。君不見，石敬瑭，引胡入寇蒙不

潔；又不見張邦昌，賣國求榮終墮跌：救國無分老壯少，視此廈門三童我心折。

編者按：二十八年四月四日，廈敵在旭甌書院舉行兒童節，召集僑市立十小學學生參加，由敵海軍司令宮田、領事內田、特務機關長澤忠信、偽維持會指導官佐藤，帶大批玩具餅乾，到會分給，演說，並出「慶祝兒童節與中日親善」題命作文，多數均交白卷，中有周智慧、紀和亭、楊春龍三人，年僅十三四：一作「慶祝兒童節要打倒日本鬼」，兩寫「還我山河驅逐倭寇」於卷。敵酋觀後，大怒，令緝回司令部。該三小孩沿途復大呼：「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不已，聞者皆為感動。陳嘉會先生為作廈門三童行並序。教育部據以呈請行政院轉呈國民政府，明令褒揚，並通令全國各中小學從事宣傳，以為精神總動員之示範焉。

三 井屹塔的血

蕭英

距吉縣西北六七里外的一個山頭，散佈着好些土窖和房屋，幾株光禿禿的老樹隨着西風飄搖，一隻黑狗懶洋洋地躺在太陽下……

這是井屹塔村。

由村莊環視四周，四周的山頭都是被開墾了的田莊，每年春天，村民在那裏播下了糜子、麥子和玉米的種子；秋天一到，滿山飄蕩着糜子芬芳的氣息，一片金黃。二十多年來，每年都是一樣。這兒沒有什麼變故，也沒有戰爭。雖然村民仍舊保有着那副平板的臉孔，可是他們實實在在生活在平靜中。

然而突然有一天，一個驚人的消息，從縣城裏傳到井屹塔村來，「東洋鬼子進兵中國，現在正在攻省城哩！」雖然他們會因此有過一個短時間的驚慌與憂慮，可是很快就平靜下去……

以後接連傳來了很多可怕的殘殺的事實，如：太原附近的一個村莊裏有一家人家共男女七口，可憐他們還未跑出家門，敵人就來了，結果全家慘遭殺戮。另外還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兒送他的孫女到外婆家去，不幸路上遇了幾個日寇，被抓着就輪姦，老頭兒跪下哀求，反被殺害了，那幾個「野獸」洩了獸慾以後，就在少婦陰部插進一把刀，揚揚而去……

這些慘痛的傳說，同樣在他們質樸的意識中發生了作用，他們開始認識了敵人，開始種下了仇恨的種子。

可是有一樣事實却是他們沒有想到的，就是在這短短的歲月中，敵人會兩度來蹂躪吉縣，第一次是

血的塔屹井

太原陷落後的第四月，當時敵人殺了許多他們認識的居民，搶去了許多的財物，一直使他們在山溝裏困了一個多月，最後等守軍把敵人擊退了，才重回村莊，重見春風飄蕩，的青天白日！

第二次，是八個月後的冬天，遠近的山頭環積着皚皚的白雪。消息一傳到平靜的井屹塔村，土窩裏，小屋裏，馬上掀起一陣很大的騷動，人們躁急地呼喚着孩子，忙亂地收拾着財物和用具，最後，他們趕着驢馬，重又踏上亡命的途程。

村民們都邁過山頭，向萬山叢中爬進，只有三十一二人轉入了離村莊只半里路光景的小溝。

這是一個少人知道的地方：沒有路，沒有人的痕跡，三面都是高山，只有一面是一條玲瓏曲折的山徑，可以通大路的。但是這只是荒僻的山徑。在山溝的南面，有一塊土坡，坡的頂點連着一塊一丈來高的陡峭的土壁，這裏，用不着誇張，土壁的的確確是壁一樣峭立，若不憑一把梯子一根藤繩，誰也不能爬上。上了土壁，眼即便又展開了一條狹小陡斜的山徑，起碼總有三四丈高，滑碌碌的，沒有抓攀的地方，也沒有站得住的所在，若你一定要爬上，非小心翼翼的手腳着地，便有滑落的危險。兩旁的山壁緊緊的夾成一條「一線天」。若竅口滾落一塊土地，山坑裏馬上發出「骨碌骨碌」的巨響，像大石崩落似的會使人害怕，竅洞是躲隱在山壁的兩旁，又有山壁突出的部分掩藏着。因此從竅口可以望盡下面的山坑，可是，從山坑，或從土壁下面向上望，却沒法看得見竅口。這樣奇怪的地方，誰會懷疑牠呢？然而，敵人終於知道了。

據說第一次敵人佔領吉縣時，會搶去幾十萬元的煙土，發了大財。這當然還未能使日寇滿足。這班傢伙本來就是以偷竊爲業，無惡不作的，平日與居民結下了很多冤仇。這次捲土重來，他們一面爲了報復，一面夢想發財，——這正是慘劇的禍根。

村民們眼見敵人進了吉縣城，於是他們也就開始佈置了：老年和孩子留在窰裏看家，年青夥子出去放哨，於是，天一亮，他們就憑着一把梯子從土壁上溜下去，爬上山頭，分別瞭望着兩條來路。不料，在吹着大北風的一天——一月一日，有漢奸日寇八九人，避開了放哨人的視線，悄悄從山溝裏爬進來。憑着那把梯子敵人沒有阻擋地爬上了土窰。留在窰裏的老年人和孩子們，自然沒有抵抗的力量，只眼巴巴地看着這般強盜肆意搜索，眼巴巴地看着日寇搶去了七百多塊錢，十幾兩烟土和幾張被窩……

遭了這場意外的巨劫，使他們大大的警惕起來，首先把土壁上的梯子搬走，使敵人不能爬上，第二，他們在窰口堆起了一堆土塊，準備對付，這時，他們腦子裏雖然會鮮明地映出了一些敵人刺殺中國老百姓的影子，可是，兩邊是大路，再也不能逃去了。……

果然，苦戰在第二天開始了。敵人十餘人，一登土坡就得意揚揚的往上爬。居民們呢？後來據一個逃出來的孩子說，他們早就伏在窗口緊緊的盯着山坑，等敵人爬上了土壁，正艱難地像烏賊似的爬進的時候，他們就抓起一塊土塊，對準最前面的一個使勁一扔，應着土塊的碎裂，山徑裏立即騷亂起來；原來，土塊正打到最前面一個傢伙的頭上，頭破碎了，於是人像石頭一樣直滾下去，爬在後面的幾個「傢伙」，也像石頭一樣被壓着滾下去。當這些「傢伙」由土壁滾落土坡的時候，土坡上馬上發出蓬蓬的像巨石着地的巨響，和揚起一股濃重的泥塵……

敵人不會就此罷手的，於是用步槍猛烈向上射擊，然而藏在暗處的窰口是看不見的，村民們仍然可以伏在窰口，抓着巨大的土塊，在等候野獸的來臨。敵人經過二三次爬進，都失敗了，最後，才悻悻的退走。

後來據說：這次敵人是給打死了兩個，受傷的四五個，自然，見人就殺的「野獸」會用更大的力量

來吞噬人類的；果然，第四日，敵人增加到五六十個了。一擁進山溝，就大聲吆喝，猛烈作盲目射擊。村民們見來勢洶洶，就拿土塊、煤屑、瓦碗、水缸、油瓶拚命抵抗。敵人雖然接二連三地爬進，可是不能爬上……

一直劇戰了二三個鐘頭，窰裏的土塊漸漸少了，後來一個被刺了四刀而未死的孩子說：「那時候，我在窰裏着急了，只好拿菜刀拚命在窰壁上亂砍，把砍落的土塊，搬出窰口，又繼續打下……」

這樣，由上午八時一直苦戰到下午六時，敵人終於達到了窰口，敵人怎樣到達了窰口的，這裏却有三種傳說；一是窰裏的土塊、煤屑、瓦碗、水缸都扔光了，失了最低限度的抵抗力量；一是敵人搭了木梯，以步槍掩護爬進；一是由窰頂的山頭，用藤繩把敵人吊落，被吊落的敵人在空際就不斷向窰口射擊，使村民不敢出來抵抗，後一說是最有可能，因為事後發現了許多坐裏朝外，由上向下射擊的彈痕。

總之，敵人是到達了窰口。隨着幾聲槍聲之後，一張猙獰的臉孔，立即出現在窰門。白德祿首先中彈倒在血泊裏死了。這當兒，幾張猙獰的臉孔又陸續竄進，五六張尖利的刺刀，耀着寒森森的白光，正在找尋「刺」的對象。可是，窰深而黑，且有三個橫窰，不容易辨認裏面的東西，這羣手無寸鐵的可憐的同胞，都縮成一團的蜷伏在黑暗裏，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然而無情的刺刀終於迫近了他們的胸膛，他們雖然悽慘地睜大了恐懼的眼睛，抖着身子，可是殘酷的「野獸」反而發笑了，他們因為都是「獸」，沒有人類的感情，更沒有人類所應有的「愛」。這時，他們的胸脯已清楚的映進了野獸的眼前，於是，使勁地一刺刀，就刺進了血肉的胸膛，刺進了血肉的腦袋，一剎那間，二十八個善良的人類，就作了野獸們剝削的遊戲，……他們都倒在血泊裏……

三十二個人只剩下四個了，可是聰明的讀者，你們不要以為這是日寇的寬恕，「野獸」見人就噬的

，從不會輕輕放過了一個人。據說在橫審中的暗角落裏蟄伏着兩個五歲的女娃，敵人槍殺白德祿時，她們就緊緊伏在母親的背脊後不敢動彈了，當大屠殺開始了，幾具死屍馬亡倒壓着她們，同時被嚇暈了，所以敵人無從發覺。另外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給敵人一連刺了四刀，二刀着頭，二刀着胸，雖然鮮血流了一頭一臉，然而，他沒有死。還有一個三十歲左右的中年莊稼漢，是第二天就離開了窯洞下山去的。上面這三條小生命，都是他在當夜悄悄地去抱出來的。

還有三位青年婦女死得最慘。後來當我親臨其境而經過一條下臨萬丈深溝的小路時，一個村民指着一堆淡淡的血跡說：「那三位婦女就是在這裏被推落在山溝的！」血，是灑在臨崖的邊沿，也許刺刀剛進胸口，她們還未吐出最後一口氣的時候，敵人就把她們推落深溝了。她們的屍體都在深溝裏，下身裸露着，胸口還凝着鮮紅的血漿。她們的臉色蒼白得可怕，血液停止了奔流，可是，她們中一位還緊緊地咬着一束頭髮，另一位高高的舉起一隻拳頭……

啊！拳頭，井屹塔的血會把她漸漸滋養成一個鐵拳，一個毀滅「野獸」的鐵拳呵！

四 在死神底黑影下

曹白

做糾察隊員的四〇三號難民急急地走來向前報告：「樓下有個女人發痧哩」。我立刻跟了他走，因為這是非常的病，要傳染的，而且現在正盛行，我要去看看她病得到底怎樣了。

即使是在白天罷，這戲院子也是黃黑的，兩盞幽幽的電燈，照着這墨黑的一羣，我對那息實的糾察隊員走，旁邊有一個老婦在哭泣，我不睬她——而停止在生着虎列拉的所謂發痧的女人的跟前了。

我彎下身去，摸了一摸她的額骨，冰冷，再捏一捏她的心，也冰冷。她閉着眼的眼睛，呻吟着，吃力地掀動着鼻翼；但她一隻手却護定了她自己的一最小的孩子，還有兩個大的孩子在偎着她。恐怕就是這三個孩子也曉得他們的媽媽的病是如何的沉重了，不然，三張小臉上何以會溢滿了淚的呢！

我苦惱地直起身子來想：「醫生要隔兩天來一次，這該怎樣辦」？

但「想」是要有閒暇的，而這女人的病是到了這個地步。不許可我再作有閒的空想了。我即刻離開這墨黑的人羣，奔上樓去打電話——叫我們的上司去想法：

「噲，我們是XX收容所，我們這裏一個難民快死了！——怎麼？還要等一等嗎？死了怎樣辦呢？——你說她不會死，請你來看看，噲，無論如何請設法：她生的虎列拉呀，要傳染哩！而且她已經渾身冰冷了！——是的是的，渾身冰冷了，只剩了一口氣；快死了！」

說完，我惱怒地將聽筒向電話機上一擡，掛斷了。電話機由此而發出「啞」的一聲響，清澈地散在這枯燥的屋子裏。

「媽的」，我脫口說了，「只說『病重』，不說『快死』，他們是不會來把病人接去的，就單讓病人默默地死在收容所裏。」

用「死」去騙取一條生命的「活」，在我是一種難堪的悲哀。

但無奈只有用這「騙」才弄得上司到底開來了一輛白汽車，把那全體冰冷的女人接進醫院去了。臨行時，三個孩子看見了他們的媽媽被人扶上汽車去，齊聲狂哭了。我無法，只得再來「騙」他們。

三個孩子已經不哭，我安心了一點。當我的腳移開這墨黑的人羣時，却被一個人擋住去路了：是那個我剛才沒有睬她的老婦。定神一看，她白髮蕭蕭地壓在她的頭上，那是人世辛苦的標記，而她的皺臉却完全浸在淚水裏面了。

「先生」，她愈加靠近我一點，嗚咽着說，「我有一件事求你——你來吧」。

我就跟她走。

她在她自己的舖位邊，停下了。那破綻了的蓆子上，四脚洛巴的睡着一堆小孩子——也是三個。他們輕微的發顫，在做着白日的好夢。

「我求求先生，我把這三個孩子一起交給你，——我要到外邊去看看去」。

「老太太，沒有要緊的事，還是不要到外邊去的好，外邊流彈多，前幾天，先施也不是炸了嗎？人炸死了多少呀！」

「勿，好先生，你——」她抹了一抹淚，「我要把這三個孩子交給你，我要去看我的女兒去。我一定要去！」

「你的女兒在什麼地方呢？」

「在白利南路，在申新一廠」。

「啊，好遠啊！——你坐車子還是跑？」

「自然跑！」

「這麼遠嗎，可是，要走二十里！」

「三十里我也要走，我一定要去看我的女兒的，好先生，我求求你罷！我剛剛在樓梯腳邊，聽說，聽新來的一位爺叔講，申新一廠炸光了，在上半天的九點鐘……」兩包眼淚湧出來，她哀號起來了……我的女兒還不被東洋飛機「起炸光了嗎？……」

別的雜民們把我和這哀號的老婦密密地圍住，唏噓着，於是我又只好「騙」：

沒有事的，老太太，我上半天到梵王渡去，看見那裏還是好好的，申新怎麼會炸了呢？你別去相信別人的話——！

「勿勿，好先生，我一定要去看看的！我把這三個孩子交給你，我去看，要是我的女兒沒有了，我也不再到這收容所裏來了，我還要活嗎？——那時，你，求求好先生，請你把我的這三個小孩子送到孤兒院去罷……」她幾乎要昏厥過去了，悲痛到了極點，我連忙扶住她，並叫糾察隊馬上去拿熱茶來給她喝。

「那末，我就給你打電話去！」我只得懇懇的對她申說了，「我就給你去打電話去，問問申新一廠看，看到底怎樣，好嗎？」

她也似乎痛楚得無力了，艱難地點了點頭，只有兩隻凹陷了的眼睛是發閃的：全是淚水啊！
打電話的結果非常好：申新一廠的確是很平安的。

我高興極了，就走過去告訴她：「申新一廠沒有炸！」

「啊啊！」她的嘴唇在淚水中掀起，慘然微笑了：「沒有炸嗎？」

「沒有炸！」

「真的嗎？」

「誰騙你呢？」

不過其實，我是一騙過別人的，單以目前而論，騙上司和騙孩子，但我並不認為我在犯罪欺侮，而這老婦身邊的三個孩子也委實很安詳，他們仍然輕輕的發鼾，仍然在做着白日的好夢，我想，他們該不再是懦怯的痛苦的伙伴，是應該成爲勇敢的快樂的使者的。

第二天上午，因爲另外有點別的事，我沒有到收容所裏去，下午去的時候，一走進門，我被一個聲音罩住了：

「謝謝你呀，先生」。

抬頭一看，喔，原來是昨天要到白利南路去的哀號的老婦，她張着一副喜笑的臉，讓白髮在風口裏抖着，我却莫名其妙了：

「爲什麼要謝我呢？」

「今朝七半天，我到申新一廠去了回來了！」

「啊！怎麼？炸了嗎？」

「沒有炸，好先生，說是東洋飛機飛是飛過的，飛到別地方去炸去了，沒有炸申新！」

「我原說沒有炸的，是不是一？」

「真是，我昨天要是沒有先生，我真是要去尋……」

「那末，現在老太太總可放心了？」

「放心了！你的公館在那裏？好先生！」

我大吃一驚，一面想：「我有公館嗎？」想來想去，沒有，有的只是亭子間，亭子間裏有的是吃血的臭蟲的羣，堂堂的公館裏怎麼會有臭蟲的羣呢？於是我連連的說：

「我沒有公館的！我沒有公館！」

「你怎麼沒有？你不要騙我」。他攔住我，「我的女兒對我說，等時局平些，我們一家都要上你的公館來道謝，謝謝你的好心腸！」

「我的心腸也算得好的嗎？」對於這慈祥的老婦人，我真地好笑起来，如其在別人緊急的時候打了一個探詢的電話的人就算「好心腸」，世界上的「好人」將如「過江之鱗」，要漫天塞地。而實際上呢！這些漫天塞地的「好人」們，也的確大抵都有「公館」的——而且大抵是洋房，我同意這老婦的觀察，但一面得要解救自己，因為我被她攔住去路了。

「真沒有公館——！我把她的手推開又說：「我真的沒有公館」！便跳上樓梯去。

還只踏進辦公室，電話響了，拿下聽筒來一聽，是上司來的，那消息是多麼糟糕啊！說是生了虎列拉的女人，昨夜死去了……。

放下聽筒，我渾身發冷，汗毛淋淋了，耳朵又響着「公館」兩字的沉重的聲音，這更使我感到了痛苦，但我小由自主的急急地奔下樓去，去看了看那死了的女人還在樓下的三個幼小的孩子，昨天別人把他們的母親扶上汽車的時候，他們是狂哭了的；而現在，他們將永遠看不見自己的媽媽了……。

但當我走近他們的身傍時，他們正靜着，三個人一道橫在破席上。在做着白日的好夢，我感到一陣辛酸，想伸手摩撫他們，然而停住了，什麼時候才能夠把媽媽的消息告訴他們呢？
在痛苦中我忽然堅決地想了：這命運會鍛鍊他們，他們將不再是懦怯的痛苦的伙伴，一定會成爲勇敢的快樂的使者。

哀鴻圖

季思

聲聲哀雁不堪聞，點點蘆花是淚痕，
飛徧南天無宿處，隔江烽火又黃昏。

幾處江山剩劫灰，幾家骨肉各流離，
披圖却羨雙棲雁，猶得依依傍母棲。

漫天風雪阻關山，菰米經冬欲覓難，
願與國人同此願，各分溫飽與饑寒。

五 避 難 記

達 祖

鄉居生活，初來以爲別有風味，中秋過後，情況就大不同了。各人對於飲食起居漸感太不習慣，且鄉間衛生設備全無，蚊蟲太多，於是相繼患瘧，團聚一大室中計十餘人，而臥病床第者過半數。僅這一點已够使人煩惱，加以局勢日急，敵機又時來給我們恐怖，機關槍子彈曾在我們附近的村莊上落下。

待到舊曆十月初旬，我的老婆以身體虛弱，兼受驚嚇，懷孕七月而生產。小孩生下就患不能吸乳之症，存世七天，即便告辭。我想這小孩倒是個聰明人，現在做人本是受苦，他出世一望，滿目悽涼，知道在世上也決無滋味，所以就急急的離別了人間。若說得我這孩兒更偉大些：也許他早就知道這局面是不對了，「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此時讀聖賢書的人，每多利令智昏，而我這孩兒却深明大義，所以他一出世就立志絕食，以躬行實踐此千古名言。

我這孩兒去世的那天，我也因患瘧，病臥床上，當孩兒氣絕之時，我還發熱得頭腦昏迷。室中寂靜無人，各人都在凝視着這孩兒相對發呆。母親愛孫心切，曾爲此流了不少的淚。我則無所耿耿於心，祇是請母親自己保重，萬勿傷心，我覺得這孩兒早離人間，免遭苦厄，在他未始不是幸福。

倒發事，一齊來，我自己患瘧，我的孩兒天殤，接着我的母親又病了。母親起病，正孩兒去世之明日，同時也就是所謂蘇州大轟炸的開始。時大場已告失守，局勢益急，中國軍隊來和我們同居。人心惶惶，寢食不安。母親年已六十五歲，精神索健。我們本有弟兄二人，我的哥哥執教於無錫某中學，該校事變初起，即遷迤辦公。我哥嫂暨姪兒輩起初也同來避難於山腰間，後以錫校秋季閉學，他們一部份即

遷居無錫鄉間。我母親此次避難，深感鄉居生活之太不習慣，又以人口太多，開支非輕，經濟或恐告乏；兼以我患瘧病，孫兒夭殤，憂患頻仍。迨局勢緊張，既急蘇州之或遭不測，又慮我哥嫂暨姪兒輩之安全，心掛兩地，蕙不安枕。年老的人，畢竟受不起憂患，所以一病即昏昏欲睡，病象非輕。鄉間療疾無一醫，第二天父親在避難羣中遇見了一位懂得醫道的朋友，即延請診治，奈將藥方到鎮上去買藥，而鎮上已極混亂，商店都已打烊，老闆伙計全逃避一空了。藥買不到，祇得聽其自然，於是我的母親就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加重了病象。

因為橫塘鎮上之已入混亂，住在山腰裏的人也都會急急搬走了：住在鄰近的逃難來的人搬走了，世居在那裏的鄉人也搬走了，我們的房東也搬走了，所剩下的祇是我們十餘人和同來避難的吳家十餘人。這時我們如再伴下去，不懂變兵禍，且將有絕糧之虞。而我們鄉間素無熟人，人數又多，遷避無從。心裏真急得要命。後經友人裘君介紹，始在木瀆金山南決代覓得房屋一所。金山南浜離橫塘十餘里，那時我們心急慌忙，也無暇考慮該地之是否安全，探悉該地市面照舊，糧食無虞，我們和吳家即匆匆遷居了。

那天宿雨初晴，泥路溼滑。我們雇山轎代步。雨後田野間本難行走，且前天雨勢又大，致泥土盡爛，足入污泥，不易拔出，轎夫也在頻呼難行，他們前後關照着當心溼滑。我母親坐的山轎走在我的前面，我是提心吊胆地急着他們不要真的滑倒了，我時常關照他們慢慢行，時常關照他們休息，在十分謹慎之下，總算安然抵達了目的地。

可是母親負病逃難，病象又加深了一層。坐十餘里的山轎，本已足使病人難受，且山轎是沒有遮蓋的，那天朔風正烈，沿途感受風寒，於是益以頭痛，兼患腹瀉。翌日經多方探聽，知附近藥材店老闆兼充醫生的，即請來治病。他也說不出是什麼病，服了他的藥，也未見起色。我本患瘧疾，也以沿途感受

風寒而多在床上睡了兩天。

家中既爲病魔所擾而未能安寧，大局更見沉悶。原來我遷居南洪的那天，前線發生搖動，蘇地駐軍奉令撤退。當我們離開山腰裏行至中途，就聽說橫塘鎮上存有軍糧，駐軍以不及帶走放火焚燒了。時局大變，所以我們抵達南洪即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感。

時值亂離，身體最須強康，庶於必要時得以奔避，身負疾病，痛苦良多，所以我對於母親的病，倍增憂慮。奈鄉間買不到良藥，請不到名醫，祇得仍延藥材店老闆診治，仍向僅此一家的藥材店買藥，醫非名醫，藥無良藥，而病室窄狹，窗縫稀闊，陰風淒淒，又無窗帘等設備，一切簡陋，因此我母親連服了四天的藥，等於清水。我們是在十一月十八日遷居南洪的，到十一月二十三日未及黎明，母親病勢突變，驟然氣急，始而尙能言語，繼即皺着眉頭，面容轉色，我急着上前問：「母親，你覺得不舒服嗎？」她神志猶清，但已不能開口，僅攏着我的手放在胸部，顯示胸中難過非常。我也含淚無語，心如刀割。那時室中擠滿着人，各人面面相覷，慌得沒有主意。金器煎湯，茄楠香麝粉，都不能止住她的氣急。迨東方發白，光明照入室中，我慈愛的母親就默默地長逝了。

在亂離中發生了這樣一個不幸，真使人無所措手足，心緒紛亂，筆墨難狀。而那時敵軍已入蘇城，人心慌張，達於頂點。城中無人敢去。衣衾棺槨，祇得就近在鄉間置辦。當日草草含殮，景象之淒慘，及今回想，猶恍如昨日事也。

我母親愛我甚深，所期望於我者亦甚深。然而，唉！我未成名，母已去世。當親視含殮之時，追念母親對我愛護之過，期望之切，我除號啕痛哭以外，更深深地慚愧數年來自己之無能，未曾報母恩於萬一。

我常想世上祇有母愛才是最值得寶貴的。朋友間的感情是根據於勢利。位高多金，誰都和你結爲好友，待勢散金盡，過去所謂一輩好友，統要見你遠而避之了。男女間的感情是根據於面貌與資產。貌美財多，感情如鐵一般的堅固，以爲世界就是你們二人的，特色衰金盡，感情就如煙一般的吹散了。此就下焉者講，即就上焉者講，至少條件，彼此也得注意到學問與性情。惟母愛是沒有條件的。兒子得意了，固然歡喜，即閒居失意，還是愛護週密；兒子的容貌端正，學問高深，固然歡喜，即容貌醜陋，學問低劣，也還是愛護週密；甚至性情怪僻、暴躁，人盡嫌惡，母親總能予以曲諒，還以爲自己的兒子最好；得罪了朋友所不能原諒的，得罪了母親就不會認真計較。所以世上祇有母愛才值得寶貴。然而我的母親呢？唉！『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我的母親已在這次變亂中喪失了啊！

此後我到家裏，將永遠看不見母親的和顏悅色。我如患病，將永遠受不到母親的溫存慰問；我如在外邊受到挫折，將永遠受不到母親的真情痛惜。我真料不到。這次變亂竟喪失了我的母親。敵軍進入蘇城，家家大門打開，我家自然亦未能例外，衣服物件，被劫一空，然而我家本非富有，這財物的損失，算得什麼？惟有我母親的去世，才是我永遠無可恢復的犧牲。此很綿綿真無盡期的了。

人本來難免一死。我母親存年六十五歲，也得稱爲高年。不過我所飲恨者：母恩未報；且不死於戰前，而死於顛傾亂離之時，死於窮鄉僻壤之際，情何以堪？能不傷心！我父親晚年喪偶，老淚橫流。對於當日草草含殮，情景悽慘，備致哀感。曾作輓聯云『來煢四十年，樸素不厭，勞瘁不辭，家政賴親操，豈僅在尋常紅氈白米諸端，煩卿執務？抱病八九日，療疾無醫，買藥無市，人生原有死，奈何於避難僻壤窮鄉之際，舍我歸真！』

我母親逝世之後，鄉居情況日非，痛苦益深。原來木贛鎮駐有日軍，而南浜離木贛僅五六里，他們

時來豎擾。記得第一次來，情況異常可怕；他們在田野間攜槍疾奔，一路放槍示威，走到我們寓所的門前，又開了一槍，接着一陣皮鞋聲與指揮刀聲，進來了糾糾武夫四名。事先我們所有婦女已躲避在裏面的臥室中。他們進門，形勢洶洶，其中一人，將手槍對着我的胸部。我那時的心裏正和敵機轟炸着長巷同樣，以為今天的生命是不得保了。大禍臨頭，反而泰然，倒並不過份慌張，我想橫豎也無用，敵人已在面前，手槍已在胸部，生命只得置之度外。我取出鉛筆和他們筆談。我第一句寫：「我們是難民」。他對我及我的父親叔父等凝視了一會，同時又向四面巡視了一遍，大致覺得並無殺我的必要，就把手槍放下，隨後又和我們筆談了幾句不相干的話，就匆匆地走了。

這批人走後不久，又來了四人。進門形勢不及前批的可怕，面容也不及前批的有威嚴。我第二次接客，自然恐懼心也較低了。我仍和他們筆談，他們頗引我為「良民」，他們邀我在戰事結束之後到東京去玩。但他們最後一句話就使我不得不說謊了。他們問我：「這裏有沒有姑娘」？我回答：「沒有」。他們看到我的回答，感到掃興，於是也就起身走了。

那天我們的女人不敢出臥室，懼為敵人所看見；我們男人不敢離客堂，專候敵人的惠臨。鄉間晚飯素早，對付了兩次，太陽已向西斜，我們即急匆匆地把晚飯吃飽，以為時入傍晚，敵人也未必再來，可以早關大門睡了。那知晚餐剛畢，又來了第三批。

我們在南浜雇有女僕一人，她有丈夫，還有幾個孩兒，她們也是由城中遷來避難的，住在後面的夏家浜上。她原是良家出身，此次變亂，受到經濟的壓迫，不得已出而幫傭。那天敵人在我們附近的浜上都走到，她記念着家中的丈夫與孩兒，不知敵人到後遭到怎樣的待遇，所以在我家吃了晚飯必欲回去一看究竟。我們誠恐浜上還有未盡歸隊的敵人，為她的安全計，勸她不要去，她却念家心切，堅欲一走。

不料才出門了十餘步，果然見到了三個吃醉了酒的敵人，她趕忙想回進門，可是敵人已如瘋狗般她奔上，把她抓住了。踉踉跄跄的一直拖着她奔進門來。那時太陽已向西山落下，天上正在漸漸地散佈夜色，我們室中還沒有燃燈，黑暗中突然闖進了幾個醉漢，着實使我們感到驚惶，我們連忙把蠟燭燃起，殷勤地招待他們，請求他們把這可憐的女僕釋放，然而我們的哀求，引不起他們的同情，終於其中的一人強將這女僕拖進廚房下去了。廚房門隨即關上。另外兩人坐在客堂中，我們對於敵人獸性的行動，急得發抖，同時又感到憤恨。然而他們有的是槍，這又有什麼辦法呢？坐在客堂中的兩人，始之以吃茶抽煙，繼之以酒泛作嘔，吐了滿地。廚房下哀音不忍卒聽。我們頻頻哀求這兩人呼他們的同伴速去，但他們則僅報之以冷笑而已。

隔了良久，廚房下的人出來了，於是他們三人乃同時動身。那時門外人影全無，田野間一片黑暗。他們酒猶未醒，附着我叔父的肩上東倒西歪的出門，走出天井，其中一人又在石板上滑了一交，我們仍恐其惱怒，又急了一身汗，幸而他們也知道自不小心，與人無涉，立起身並不無理計較，僅請我叔父伴同赴木賃，這却又是一個難題。鄉間道路本不熟悉，黑暗中尤難行走。然而強力之下，無可拒絕，祇得一面伴着他們走，一面我乃飛步向前去呼喚鄉人，終於請到了一個膽量宏壯的鄉人代替了我叔父的職司。待他們走遠了，我們才把一顆心放下，如囚犯釋獄，身輕如烟。但走回家中，尋到可憐的女僕，看到滿地的嘔吐，想到方才的恐怖，不覺心驚肉跳。

一天來了三次，真令人難受，而第三次的驚惶，尤甚於飛機炸彈。事後我叔父等講起，猶有談虎色變之感，我是連回想的勇氣都沒有。

從此每於下午，敵人時來光顧。我們的寓所，門面有相當壯麗，覺得甚不宜於避難，因即遷居在附

近破舊的房屋中。又以人數太多，一小室不敷容納，於是婦孺們又另在附近租屋居住。一聽得敵人來了，婦人忙即躲避，街上所見，盡是男子，彷彿女人都已死光了。

歲聿云暮，盜風漸熾。附近浜上，劫案迭起，夜半時聞槍聲。白天急着敵人的騷擾，夜半又慮盜匪的搶劫。而外間傳言，我家亦在盜匪注意之中。本來鄉人視城中人都是富戶，且我們以人口甚多，衣服被褥，無可減少，遷來時，大包小裹，行李排着幾田岸，其實盡是些破舊的東西，在鄉人目光中却以為遷來了大戶人家。山橋代步，在我們以為未必舒服，在鄉人又以為其闊無比。因此即為盜匪所覬覦。我們在雙重危險之下，心上感到無上的痛苦。

南浜勢難安居，然而到處無樂土，又向那裏去遷避呢？那時城中「自治會」已成立，城鄉間通行無阻。我覺得在城中僅怕敵人的騷擾，但鄉間也有敵人，兼有盜匪，與其在鄉間受雙重的痛苦，不如回城中胃單獨的危險。於是我自己先單獨回城中一看究竟。進城市面淒涼，街上所見，也祇有男子、偌大的一個蘇州城，就好像一個偌大的和尚寺。回到家裏，房中已成垃圾堆，箱子劈開了，廚門拉壞了，抽屜在牀上，破衣在地下，亂七八糟，不知所云。家中空屋太多，單獨不敢過夜，在親戚人家借住了數天。看看情形，城中似乎尚可勉強住得，遂抱「聽天由命」之旨，決意下鄉把他們遷回城中。

總算托天之幸，一舟歸來，沿途平安，所痛心者，母親未能同歸。全家十餘人避難出門，各安然無恙地回家，僅少了我母親一人。唉！……………

現在蘇州市面已復舊觀，戲院酒樓，熱鬧如昔，到處都是「良民」，一切都已合了「明朝化」的條件。我則為生活所逼未能在那「王道樂土」，共慶「昇平」，所以祇得仍飄流到上海。

六 山寺歷險記

張煥白

予旅居杭州，二十六年十月初旬，因日機肆虐，偕內子避居杭富路上泗鄉金家嶺白岩寺。該寺距公路二十里許，三面環山，頗爲幽僻。十二月下旬日軍到杭，同時進佔富陽，杭富路頓成日軍佔領區，困居山中，遂失自由。日所見聞者，無非放火殺人，擄掠姦淫等種種悲慘情事。鄉民房屋被燒，咸逃避山谷，搭居草舍，然爲日兵巡山搜索，仍不免於焚燬，若遇見日兵，逃則開槍亂射，不逃者被拘擄，迫令帶路，或做苦力。每至一村落，先事擄掠，繼以放火。所獲牛豕等食料，及需用財物，押令肩挑送運，稍不遂意，刀槍立至。被擄婦女，不論老幼，當地姦污，稍具姿色者，復被架去，裸體監禁，數十人居一室，終日臥棉被中，以供日兵來往輪流姦淫，玩視取樂，此據夜間裸體脫逃者所傳述之真相也。

杭富路周圍數十里，雖深山窮谷中，亦均有日兵蹤跡。白岩寺日兵先後共來八次，每次不過三五人，該寺僧衆，爲保全寺院，商予改換僧服，以日本語與日兵相周旋，除僧衆留寺招待外，餘均終日避居溪溝坎洞中。日兵到寺，卽餉以酒食，寺內財物，任其擄掠，身上之絨線衫或背心，悉被剝去，零星小洋角票，亦搜羅殆盡。寺內工人兩名，未及逃避，先在身上搜去鈔洋數元，復見其手臂上有牛痘，遂指爲士兵記號，均遭殺斃。被拘農民帶入寺內，嚴行拷打，再加慘殺。寺僧手無寸鐵，均敢怒而不敢言。日兵第二次來寺，予始與見面，告以昔在日本高野山學習佛教密宗，留日年餘，因病歸國，該日兵均信之不疑。會詢以戰爭情形，則答稱中國兵多逃走，現在到處都有我們的軍隊，漢口武昌先後佔領，且已進達四川，大言不慚，聞之深爲隱痛！然當時外間消息，久已不通，姑妄聽之而已；及今追思其語

山 寺 歷 險 記

蓋日高級軍官，捏造勝利戰訊，欲以鎮定軍心，亦足見日軍闕愚民政策之一斑也。

最後於二十七年二月廿四日下午，忽來日兵三人，留一人在寺，其二入即令某僧帶往後山，欲尋花姑娘不得，於柴蓬中拘獲鄉民三，下山時被逃逸二人，將餘一人帶入寺內嚴訊，指爲士兵。該鄉民堅稱老百姓，鄙人亦從旁爲之證明，終被以三刀一槍而致死命。旋由一日兵在寺內搜得自行車皮袋一只，打氣筒一具，欲索取自行車。鄙人告以寺內並無自行車，和尚唸佛修行，何用此物；因杭州大喜公司避難在此，帶來包車一輛，自行車八輛，後店主及店員轉逃他處，此物寄存本寺，現已爲前次日本軍人到寺全數攜去，此打氣筒實係大喜公司所遺留者。而日兵始終不信，惱羞成怒，竟謂若不取出自行車，將焚燒寺屋，並指鄙人善說妄話，大肆咆哮，且以寺內米穀甚多，疑爲軍事機關，實則此項米穀，係鄉民房屋被燒，冒險搶出而寄存寺內者。頃刻間相率舉柴放火，雖經該寺住持僧跪地哀求，及鄙人婉言勸解，無可挽救，當時鄙人以形勢緊張，因密告僧衆，力持鎮定，以待事變，既無力抵抗，生死聽諸天命可也。不料該日兵等待火燄冒穿房頂後，即相惜出寺而去，蓋此時天色已晚，急欲歸營故也。後鄉民下山幫同救火，僅燒去新屋兩間。

夜間與僧衆等集議，認爲形勢嚴重，非離開白岩寺不可，除囑該寺燒飯之八旬老嫗留寺看守外，餘均當夜翻山行七八里至黃梅塢某鄉民之草舍內暫行棲止，予夫婦僅攜帶棉被兩條而去，所有衣箱物件次日燒寺時同付一炬矣。

次日上午九時許忽據鄉民望風者喊云：「日本佬來了！」聞警後所有各草舍內男女老幼，均分向竹叢中避匿，片刻間槍聲數響，並見對面山塢火光燭天，細竹爆裂之聲，連續不絕。予夫婦同坐叢竹中，以山嶺崎嶇中而復遇兵火，惟有束手待斃而已。經四五小時之久，忽見鄉民報告，謂事已平息，始知對

面山塢有日兵三人，一路槍殺鄉民（因尋花姑娘未遂）縱火燒山，待日兵去後，始由鄉民合力救熄云，及回至草舍，夕陽將已西下矣。

傍晚據白岩山鄉民前來報告，謂白岩寺已全部被燬，幸老太婆無恙，囑來通知云。予等正以日兵縱火燒山，益感危險，且由黃梅塢設法渡江，較白岩山更遠。因決擬仍回白岩山，夜半起行，忽聞抵該寺則見大殿五間，客堂樓三間，亦悉成一片焦土矣。惟殿旁小廚房連後邊燒飯老嫗臥室一間，雜該老嫗以水缸儲水施救，未遭波及，幸得免斷炊露宿之苦，真可謂受天之賜也。

詢據燒飯老嫗云：念五日八點鐘，果來日兵六人，內有三人即上日來放火者。我一人在大佛殿唸佛，日兵到寺，見和尚均已逃避，即舉手指問我，意謂「主人何在」？我即作勢答以「齊過江去了」。未幾分入各房間，傾箱倒櫃，搜索有兩點鐘之久，將需用物件裝有大皮箱攜去，隨即三處放火，開槍示威。聞金家嶺汽車道傍有兵車十餘輛，蓋以防我軍襲擊者。待至火焰衝天，無從施救，始各高歌狂笑而去。

嗣後晝則全體入山躲避，夜均聚居於廚房小屋中。屢與鄉民等商渡江逃難之計，苦無善策。延至三月三日，幸中國便衣隊來山偵察，囑鄉民從速逃避。當即全體決定冒險過江，並集合鄉民共百數十人，由便衣隊數人引導，黑夜翻山過嶺，極受艱苦，中途遇日兵放哨，電光遠射，尤感危險。飯半忽大雷雨，遍體淋漓，失足仆倒十餘次，予夫婦均緊執鄉民衣帶，隨之亂奔，免得失蹤，實屬萬幸。及抵江邊，時東方既白矣，見便衣哨兵云：近因漢奸活動，故封鎖船渡，業已數日。經便衣隊招呼後，始放船由紫沙渡將難民悉數運載過江。抵里山後，予為難民代表，備文投報難民救濟會，駐宿一夜。五日轉赴漁山，由該地難民救濟會導引，向某師司令部請領難民通行證，更行至土地廟露宿。六日至臨浦，即投該地難民救濟會，一日兩晷，席地而臥。斯時披閱報紙，始得悉抗戰情形，精神感覺興奮，頓忘失其困苦矣！

七 丐 婦

鍾望陽

這時候，正是這個大都會開始熱鬧的時候呀。

一年半前這夏天空中底轟隆的砲聲，現在，已讓游龍般的霓虹燈光，夢幻一樣地消滅了，消滅得一點也沒留下痕跡！

人們帶着滿面的春風，雖然在這嚴寒的冬天裏，可是女人們底粉臉，正在雪一樣白的毛皮領子裏，透出一個嬌美的微笑來；而在男子們底油臉上呢，却在灰色的泥帽底邊簷下，顯露出一種幸福的神采。有些心裏帶着萬分悲痛的人，在這時候也噙開着乾枯的嘴巴，對着這夢幻般的都會，暫時忘却了他們心頭的煎熬。

一切車輛也不像白天那末擁擠了，在烏黑得發出青幽幽的光輝的瀝青路上，迅速而又平和地駛動着，一聲喇叭，一下鈴聲，都是跟這時候，這個大都會底狂躍的脈膊合拍的呀！

戰爭底氣息早讓魔樣的妖氣所籠罩着了呀！……

可是在某一個峨巍的大建築物底牆腳跟下，却蜷縮着一個骯髒的丐婦，她底胸懷裏，正緊緊地樓抱着一個黃瘦的嬰孩。從這黃瘦的嬰孩底熟睡中，他底微弱的喘息裏，這骯髒的（只是這輝煌的都會裏度一堆垃圾罷了！）丐婦，却看出這都會絕對不相配合的一件事實來。

她好像置身在一個翻天覆地的昇騰着萬丈巨浪的大海洋中，她又好像跌落在一個熊熊地燃燒着炙烈的火焰的大熔爐裏去，一聲喇叭猶如一個警報，一下鈴聲在她聽來却是一個重磅炸彈底爆裂；嘻笑變成

慘號，幸福是一個嘲弄；霓虹燈底五龍戲的紅光綠光，只是猛烈的炮火底穿箭飛射！……

丐婦駭怕得幾乎要狂叫起來！

可是一陣嚴酷的冬風吹來，她底全身立刻哆哆嗦嗦地抖索了，像夢一樣地，她看見了這個大都會底狂瀾。可是立刻，她從寶瘦的嬰孩底熟睡中，她底低弱的喘息裏，她底夢却又醒了！

她看見她底親愛的丈夫，背着一個大包袱，一邊，還要留心招呼她，她這時正懷羞爭，快要生產！她這時候什麼都不曉得，只曉得一個「活」。是的，怎樣在這狂暴的屠殺中逃出生命來活下去呀！她並沒有把她底丈夫拋棄在她底自己之外，不，她已沒有了她底丈夫了呀！丈夫早已是她底生命底一部，可是這生命底一部，却在一個猛烈的聲響之中消失了！她那時也昏迷了過去，等到醒轉來時，她却睡在一隻柔軟的白色的鐵絲床裏，旁邊，是一個初生的生命。她不自覺地、慘然地微笑了，却帶着悲酸的淚水，無力地支撐起身體來，去吻了吻這苦難中誕生下來的她底兒子。

丈夫死去了，等於割裂她底生命的一部，可是這初生的生命，却來補縫這創痛的血孔！她時常用着悲酸的淚水去洗這黃瘦的猴臉，她低低地只是說：「快點長大起來呀！長大起來報你爸爸的大仇！」

可是魔鬼又燒到了她底生產的醫院，她只得又踏上了流亡之途，一直流亡到到這繁華的都市來。伸着手，向人求乞，不顧到羞慚；是的，是為着要養活這個寶貴的生命呀！

「快些長大起來呀！長大起來報你爸爸的大仇呀！」就這樣，這丐婦却一天一天地熬着苦痛生活了下來。

這黃瘦的猴臉忽然抽搐起來，兩顆失掉神采的眼珠開始轉動了，「啊」地一聲，孩子哭了，丐婦最怕的就是這孩子底哭聲；是的，無知的生命是不應該有悲苦的呀！讓一切悲苦給母親來担受吧！

丐婦開始哼着地底家鄉哄騙孩子底調子來安慰地底孩子了。可是她覺得地底胸部的呼吸非常地迫急起來，她甚至不能說出一個字音來。

她看見地底孩子黃瘦的臉上，忽然露出一個笑來，——是一個甜美的笑呀！丐婦快活得什麼似地，把孩子摟抱得更加緊了，她是完全被孩子那種甜美的笑所陶醉了呀！因為孩子底笑，好像就是給她一個肯定的回答似地。

她底身體帶着孩子底甜美的笑，漸漸地，漸漸地，斜倒地去了。——她做着夢，永遠地、永遠地、

這都會裏底人們開始騾動起來了！

「一個丐婦死掉啦！」

「呀！她懷裏還摟着個孩子呢！」

「可憐呀！一定是逃難出來的吧！」

驚惶、嘆息……，輝煌的都會頓時褪色了，變成了一個荒涼的死城，像一年半之前這個時候一樣。可是一陣像魔鬼底號泣聲傳過來了，人們開始又一度新的騾動，白色的救生車閃現在人們底眼前，車中竄出幾個穿着白色的衣服底人來，丐婦，連同她的黃瘦的孩子，一同地在那隻不知拾過多少不幸的人們的担架上，被滾進救生車裏去，於是又一聲像魔鬼底號泣，救生車立刻消失在這輝煌的都會。

是的，都會又幾會停止過她底狂躍呢？而人們也立刻忘記剛才一幕悲慘的戲劇來，只有心頭帶着萬分悲痛的人們，從此再也噤不開嘴來，默默地，走向地獄一般的窩裏去，思索着製造成他們今天這樣不幸的運命底仇人了！

得到了勝利！

然而丐婦却永遠地做着她底甜美的夢去了，她夢見她底孩子長大了，替他底父親報着大仇，而終於這會不會是丐婦底夢呢？……

哀鴻吟

淡月疏星映荻蘆，
哀鴻處處失羣呼，
霜風凜冽飢寒迫，
腸斷鄉關一片
蕪。

八 被拯救的靈魂

章明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敵機在廣州開始了空前的、殘酷的大轟炸之後，如意坊居民王阿八便和她底六歲女兒阿娥，離開那被毀壞了的祖居，浮萍似地在六二三路，西濠口一帶的騎樓底下流浪，牲口似地生活着了。白天，她們兩母女和其他人們一樣毫無主宰地藏在一些比較牢固的建築物底下，差不多停止了一切活動；到了夜深，情景更慘了，那些巨流似的無家可歸的，或從老城逃避空襲而來的人羣，陸續不斷地，都聚集到這被認作安全的地帶來，在人行路上搶着佔據舖位，然後把自己的曾經失去的靈魂安放在破蓆子或報紙上。小孩們哭喊了，女人們憤恨地呻吟着，男人却像一匹守夜的狗似地傍着妻兒蹲下來，亢奮地用低扼的聲調對鄰伴描述日裏他所看見的悲慘情形，或動情地訴說他危險的經過。在暗淡的燈光裏，曖昧的人影躺在地上困苦地輾轉反覆，哭也似地在嘆氣和咒罵；惡濁的汗臭和喘息，在人們的中間開始了不良的傳染，嗆咳普遍地響起來了……

王阿八面孔瘦削，嘴巴略向前突出，一粒黃豆那末大的、矜持的、憂鬱的黑痣，生在她左邊嘴角上，映襯得她底全部神態帶着莊重的美艷。她愛沉默，不喜歡在別人面前表現自己；有驚人的忍耐力，可是也有些時候，苦惱過分壓迫她，叫她忍耐不住了，她也會不管道理長短，暴戾地向阿娥身上發洩。當阿娥莫名其妙地給懾服下來，而且淒戚地哭泣的時候，她底心兒好又像被毒蛇突然咬了一下似地，疼痛得流出眼淚來。

三年前阿八的丈夫謝受民爲了另外一個女人的緣故，丟棄了她跑到外面去，除了一間小房子和一個

女兒之外，什麼都沒有剩下給她，也不給她音訊，好像突然從這個地球上消失掉似地。他是一個熱情而快活的男人，全身都裝滿了快樂的種子，無論誰，只要和他一起談笑，一起生活，就什麼憂慮都會暫時忘掉的。謝王氏失去了他之後，才恍然地覺到自己的一切快樂和幸福都跟着失去，而貧困的、悲慘的生活，也立刻開始了，謝受民成爲她心坎裏的永不能饒恕的人物。

關於她丈夫的事情，她一向瞞着女兒阿娥，因爲她不願意女兒知道自己的不幸，也不願意這稚弱的腦筋記憶着那樣的一個父親，她騙她說：「你爸爸帶兵去了，他替國家打仗；將來打了勝仗回來，買許多東西回來給你」。

她雖然扯了謊，但她覺得這樣做是對的，不過有一點她自己也不能否認，就是阿娥越相信自己的謊話，她內心的苦楚就越發利害。

以前謝受民是在一間女子中學校裏當校警的，自己有一間小屋子在黃沙如意坊，他們一家三口日子過得很安靜而且和諧。每個禮拜天回到家裏，他總愛吃酒鬧着，一面逼老婆陪他吃，完盡地說話，一面逗阿娥玩；只要他在家，這座小房子就給弄得熱熱鬧鬧的了。……

謝王氏懷着女兒，整天好像徘徊在地獄門口似的，在極度不安的悽慘的生活裏一直度過了八天。

那一天絕早剛從地上爬起來，阿八便給一件嚴重的事情緊緊地抓住，那就是她身上已經一個銅板也沒有了。避難者們有些已經坐起來，有些還狠狠地扯着紆聲，阿八孤單而呆鈍地坐在女兒側邊思索着。她右鄰一個像新婚不久模樣的年青婦人開口向她借梳子，她一點沒有聽見；那女人扯了扯她的袖子，她才吃驚地擰過頭來，不經意地說：「沒有，什麼都丟掉了，什麼都沒有，如果我——」後來她沒有理會那女人，還是繼續思索着，終於決定等天亮透了，和阿娥一同到城裏去向一個堂阿姊借錢。

她們兩母女走到了不久以前還異常繁盛的西門口，好像走進了陰司一樣，前面一個人也沒有，所有商店都關上了門；給炸毀的房屋，不甘願地堆擠在一起，牠們顯得忿怒而無力，渴待着公平的伸雪；被壓着，來不及挖出的屍體，發出了霉腐的臭氣，那氣息能使愚蠢的人智慧，懦弱的人勇敢！幾匹黃毛狗和黑毛狗在每堆瓦礫上貪饞地嗅着，像要偵察什麼似地不肯離去。黯黃的塵土在寂寞的街道漫騰着，牠把屍體的腐臭帶到世界的每一角落，帶到居住着正義的地方。王阿八三十一年來沒聞過這樣難堪的氣味，她吐了口唾沫緊緊攙着女兒，彷彿送葬那麼虔敬地、小心地踏着還有血跡的柏油路，低頭前進。她的堂阿姊的房子在光孝路上，門鎖上了，左邊靠型仁里的那一塊牆壁已經給震壞，她們早就搬走了。她默默地望了望阿娥，絕望地呆住了，站在那兒好久沒有走開，終於一聲不響地仍舊拉着阿娥循原路折回頭。一隻黑毛狗鞠着一隻人手，在馬路上前瞻後顧着，害怕同伴追上來，王阿八看見了，莫明其妙地心裏難受得淌下淚水來，趕快捧開了阿娥的手，拾起一塊石頭向黑狗擲去，黑狗失驚地走掉了，那隻腐爛了的人手孤寂地被丟在路邊，阿八隨手拿了一件破板蓋好了牠，再搬幾塊磚頭壓在上面，然後似乎跟誰告別似地搖擺了一下頭，用手帕揩乾淨眼淚。

她們回到了西堤的時候，淡金色的太陽已經晒遍了堤岸了。風不住從南面吹過來，掠過江面，掀起了一股微熱的泥腥的氣味。來往省鄉的輪渡機噐地趁着這難得的沒有空襲警報的時候，紛紛靠了岸，起卸貨物的腳夫和搭客，劫匪似的敏捷地背起東西就走；馬路上救護車誠着繼續發掘的遭難者的屍體，氣喘喘地趕着路；一切人們都在提心吊胆地走着；王阿八看着那些紛亂而忙碌的人影，覺得自己特別孤寂和無望，她沿着堤岸走着，走得疲倦了，坐在給行人休息的土敏土涼凳上，面孔微仰，讓淡金色的陽光撫摸着；在六月的天氣，正午的時分裏，照理，人們是不會坐在那些炙熱的涼凳上面的，但阿八坐着一

點也不覺得熱，她什麼都不覺得，只是過度的焦急和憂愁所引起的疲倦，使她感到茫然和乏味。阿娥在地上弄着沙堆，遠遠有一隻黃色的渡輪靠了岸，照碼頭的位置來推測，那大概是從東莞來的；那一隻船很奇怪，不和平常的鄉渡那樣一靠岸就擁出人來，而是幾個穿了草黃色衣服的人先跑出來，在船邊指手劃腳地走來走去，好一會，很多同樣穿草黃色衣服，腰部掛了一大塊東西的人們才一個跟一個，敏捷地從船艙爬了出來，好像一羣螞蟻從一個蛀通的餅裏鑽出來的樣子。阿八知道是兵船，覺得很有趣，眯起眼睛費力地注視着，低低呼喚她底女兒。

「阿娥！那些不是軍隊嗎？」女兒在輕輕唱自己的歌，沒有答話。她一點沒有覺察出來，繼續說：「阿娥，你喜歡兵嗎？唉！如果你將來嫁給一個軍人，一個敢和兇惡的日本人拚命的軍人，是的，他又那麼莊嚴，又那麼有禮貌地站在我面前叫我一聲，——他打了勝仗，替百姓報了仇，是的，他還是那樣恭敬地站在衣衫襤褸的岳母娘面前；那時候，我應該喊他底名字呢，還是稱呼他什麼呢？——」她擰過頭來，看見阿娥蹲在地上，頭低低地俯着，狹小而長圓的腰背遮住了她底頭部和四肢；望着這短小而動人憐愛的軀體，她忍不住笑起來了。

阿娥站起身來，撒得一地石子，她背靠着母親底胸膛，用力擦着，好像要把背上的什麼東西擦去似地，一會兒又用指甲抓自己的大腿上的汗垢，抓够了便剔着指甲上的泥塵。

「媽媽！你看我身上多髒啊」。她仰起了臉，雙手舉起來摸母親底臉。

「身體醜陋有什麼關係呢？你底良心乾淨就得了……」她摸摸她底骯髒的頭髮，充滿溫暖地站起身來說：「跟我來，我帶你去看看那些不怕死的人」。她挽着她底手，緩緩地走着，後來她低聲吩咐女兒說：「等一會看見了那些軍隊，不許指手劃腳，要恭敬地走過；他們是和日本兵打仗去的。——」

「那麼，不是和我爸爸一樣了嗎？是啊！如果將來爸爸打完仗回來我也要恭敬他的啊，媽媽！」她擦掉母親底手，凸起小胸膛搶先走着。

「唔！」

阿八聽見女兒提起爸爸，心裏很不快樂，含含混混地答應了她一聲，脚步也就懶散下來，她底思索又全放在她底悲苦的命運上去了。她們還沒有走過那隻黃色的兵船，兵士已經一排一排地和她們迎面忽促地走過，阿八木然地站在一邊，無望地半垂着眼臉看隊伍裏的每一張臉孔。士兵們每個都平凡地走着，好像沒有覺察自己的存在和別人有點什麼不同的地方，這使阿八覺得很怪異，她認為這是兵士們底最大的驕傲。

領着隊走路的排長中間，有一張很熟的面孔在阿八眼前出現了，那是她底丈夫謝受民，——她看見了丈夫底面影的時候，完全不相信自己的視覺，仍舊護自己木然地站在一邊，等隊伍走過；就在這時候，謝受民也發覺自己的妻子，頻頻回顧而且死釘着她了。他底熱烈的投射終於打消了她一切疑惑，血液開始在她體內起了劇烈的變動，她向前追上去。

「哎喲！這個不是他嗎，阿娥？」她失聲地作夢似地叫了。

高山會倒塌，海水會乾枯，但是沒有什麼比在王阿八腦中失去了希望的謝受民突然在正式軍隊裏出現，這件事更能使她驚奇和喜悅的了。

「喊住他啊，阿娥，喊住他啊！」她不知所措地跟着繼續向前的那隊兵士叫喊，好一會，她才想起了丈夫底名字，於是一面呼喚他底名字一面緊拉着女兒追上去。一担賣涼茶的把她撞倒了，她爬了起來，摸摸腰幹便又重新站起來加緊趕上去。穿了黑竹布的瘦小的身子，一匹忙於覓食的燕子似地在馬路上

極輕地飛飄着，散亂的頭髮在她頭上激烈地追隨着她。

排長謝受民把脚步緩下來，示意地向阿八母女倆招手。他還是和從前一樣活潑而熱情，可是他方形的，面骨裸露的臉孔比前焦黑了，而且加添了許多經歷過艱苦的磨折的皺紋。阿八兩母女底襤褸和憔悴，引起他的感慨和憐惜，他再也壓抑不住了，故意停下來讓弟兄們輕輕從身旁走過。後來他索性站住了，彎下腰來，捧起阿娥的臉親吻着，嘴裏說：「唉！阿娥長大許多了，就差一顆黑痣，不然簡直和你一樣」。他苦笑着用多骨的手掌握着女兒底頭髮，慈愛的目光撫慰她的全身；他打算對她說兩句親暱的話，但阿娥受困的有趣的臉色却使他快活起來，結果他什麼都沒有說，跟她做了一個鬼臉，便急忙地跑上前去跟上自己的隊伍，嚴肅地唱着什麼；一會工夫，他似乎戀戀不捨地又像很不安地敏捷地退下來，走近她底妻，用親切的，忠實的聲調，囑咐她說：「我什麼都明白，只是有職務在身，什麼都不便。我今天晚上回去，並且帶點錢回去，那時候再跟你談個痛快吧；燒好飯等我，明天一早我又要調走了。一定等我回去吃晚飯啊！……」

說完了他才快樂地，放心地跑掉了，親熱的微笑跟着他強健的身影慢慢地消逝。

謝王氏簡直像被拋到海洋裏一樣，給巨浪衝激，跟着波紋浮盪，有舒服而暈眩的快感。這過於偶然的重逢，差不多叫她失去了鎮靜，失去了理智；她在路人們底奇怪的注視下，揮動着兩手恣無忌憚地大聲說，大聲笑，麻雀似地一個人在珠江的堤岸上跳躍，好像她要在這幾分鐘之內，討回幾年來的損失似地。後來她疲乏了，坐在堤岸的涼凳上。阿娥獨個兒落在後面委屈地哭喊着，母親張開口哈哈地笑起來：

「來啊！阿娥，到這裏來坐啊，你阿爸疼愛你呢！」

「媽！剛才那個是什麼人呢？」阿娥爬到石凳上，頭枕着母親底大腿躺下來。

「唉，那就是你的爸爸呀！蠢貨，你沒有喊他嗎？唉！他發誓了，和日本鬼子打起仗來了」。她反伸了兩臂扶着凳邊，仰起頭搖着散亂的頭髮讚嘆地說。她驕傲着勝利，望了望阿娥，覺得三年來這是第一次和女兒說真話，有講不出來的快慰。現在人生對她有了新的解釋和新的意義；好像在一分鐘之間，有誰把她全付筋骨推過，使她全身充滿了力量似地；也好像丈夫做了爲民族解放而戰爭的光榮戰士，她底靈魂也因之而提高了價值似地。

走了好一段路，王阿八才漸漸平靜下來，緩慢地扶着阿娥底肩頭一步一步地向內街走去。甜蜜地輕輕對阿娥說：「唉！找個地方坐下來吧：我要理一理頭髮才好，前幾年，我真不讓一條頭髮絲掉到額上來的」。

「媽媽！晚上阿爸真的回來嗎？他肯和我們一塊兒睡在騎樓底下嗎？」

阿八像一條木樁在地上似地突然站住了，因爲阿娥底問話像一柄無情的錘子似地，猛烈地敲擊她底腦袋，她覺得醒了一件事，那就是在匆忙的、驚喜的會見中，沒有告訴受民老房子已經給炸毀，並且忘記和他約好相會的地點。她懊喪得幾乎暈倒下來，眼睛射出一種可怕的光芒，向十字路口毫無目的地投望着，彷彿她剛從另一個星球掉下來，這個世界對她是全然生疏似的。許久，才悽慘地、喃喃地抱怨她女兒：「你爲什麼不早點提醒我？……是的，隔別幾年，世界變成那個樣子，他怎麼會知道我們已經變成無家可歸的叫化子了呢！」

事實上，那一隊軍士早就曉得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她沒法子尋找他。經過了苦苦思索之後，她覺得除了攜帶阿娥回如意坊自己的坍塌了的祖居守候她丈夫之外，再也想不出一個更好的法子來。

如意坊靠近黃沙車站，整塊地方像一條腐爛了的魚，給敵機炸毀得簡直沒有一處是完整的，房子大部分都歪斜地倒下來，沒有警報的時候，人們還敢回去檢拾一下自己給壓壞了的家具，可是第一次警報發出了之後，就連人影也看不到了。

當天的下午，王阿八領着女兒冒着警報的危險回到如意坊來了。他們底房子在一所棧房的隔壁，瓦背和兩面牆壁都倒了下來，靠棧房的那一邊還是完好的。她就在棧房門口停下來，坐了一個舊的空油桶子上，淒然而且悽喪地凝視着那些頹毀的瓦礫——她對牠們作一次最親切的回溯。

阿娥入神地在這塊生長地上熱心地用瓦片和青磚作着玩意，自言自語地裝作招待她父親。兩個挑煤渣的鐵路小工——一男一女扛着了担在阿八對面坐下來，第一次警報響過之後，那男的丟了捲烟站起來催促女同伴，叫她尋一塊地方躲一躲。但那女的挺着五個月的肚子疲倦地搖一搖頭說：「再担兩担也不遲，飛機還沒有來呢！」

男人走了之後，那懷孕的婦人問謝王氏說：「還不帶小妹妹走開一下嗎？大嫂！那東西說不定一下子就會在頭上叫的了」。

「不，她等她底爸爸呢」。阿八並沒有抬高頭，可是聲調是亢奮而且強烈的。「他等一下就要來的，他今天晚上一定回來，因為明天一早他就要出發了……」

第二次警報一響，那懷孕的婦人一簸一拐地走了，阿八懷着恐怖，也懷着快樂，一個衛兵似地在棧房門口逡巡着。

緊急警報底婉轉的迴鳴，雖然對人們盡了不少的關懷，但貯蓄了過多的殘酷經驗的市民們聽了，不特得不到一點慰藉，反而感到異樣的焦躁，他們真的甯願在毫無準備中忽然死去，也不願意聽取這無從

牆摸的死亡的預告。敵機闖進市空來了，響亮的馬達聲震動着人們底胆囊。躲在雙腳的避難室裏，隱伏在曠野和一切角落裏，沒有切實的保障的人們，給那無理的暴戾的吼叫，羞辱得發抖，他們緊緊握着拳，閉起眼睛，用最大的忍耐力傾聽着。炸彈的爆裂，一聲比一聲緊逼地嚙蝕着人們底靈魂，人們窒息了，相信自己的確會經死去；他們底希望，他們底生命，彷彿繫在一根蛛絲上，一陣很偶然的微風，就可把牠斷送。人類不屈的意志，熾熱的求生慾，這時特別顯著地在每人心中原現，但結果徒使人們增加不能計算的苦惱吧了；等到炸彈底暴力結束之後，人們底生命縱使保留下來，但精神上的損害是無法填補的了。

炸彈一個跟一個，有時候疏，有時候密地繼續下降着，人們底精神也繼續被損害着；科學的進步，世界底和平，人類生存底價值和意義，全給敵人底炸彈的無恥的爆鳴所歪曲，所污蔑了。

沒有一件事比毫無抵抗地靜聽死的裁判還要殘酷的；沒有一件事，比播弄在生與死之間，像一個臨刑的犯人，施刑的時間硬被延長那時候更痛苦的。

敵機貪饕地屢次低飛，機關槍彈像下雹似的從天空掉下來，阿八趕快把油桶子推到棧房底角落，然後命令阿娥縮着頸子爬進桶子裏去。她自己靠牆蹲下來，這時候她底意念很單純，她決心用最大的忍耐和勇氣把可怕的時刻一秒一秒地渡過，那麼她底痛苦就會慢慢結束了。她底身體因為過度興奮而戰慄，她知道，一分鐘挨過了，那神秘的、無窮的、愉快的時間就會更快地接近她，並且帶她上永遠幸福的路去。

一陣密集的高射砲過後，王阿八耳朵裏彷彿聽見了一點什麼聲音，他神經過敏地顫抖地低聲問阿娥說：「是皮鞋聲麼？阿娥！你記得今早阿爸是穿什麼鞋子的麼？」她跟着站起身來，蹣跚跟一塊落葉似

她走到街心，伸長頸子左右張望。

——就在這時候，敵人底無情的槍彈穿過她底充滿了血液和活力的胸膛；在那算不出來的剎那間，她懷着希望與幻想一齊倒在地上，昏迷過去。

後來，婦人謝王氏被抬進××醫院去了。

×
×
×

那一天我和同伴到××醫院慰問受傷同胞的時候，婦人謝王氏一把抓住我，告訴了我上面的故事。她底傷口在右肩下，恰巧貼近肺尖，據醫生說：她進來已經五天了，子彈還沒有取出，所以還沒有脫離險境。她底蠟黃似的尖瘦面孔，在白素的被單上面，越見得慘淡，那顆黑痣，也毫無光彩地縮在嘴角的一邊，——牠似乎發過誓再不讓自己的憂鬱的形狀給人瞧見，因而縮進肌肉裏面去了。病人底精神很亢奮，恐怕我一下子會溜走，就緊緊地熱烈地握着我底手。

「我很快樂，姑娘！自從那一天看見我底丈夫之後，我一生底痛苦都消失在他那幾句有魔力的話裏面了；這一生，我也許再聽不到他底聲音，見不到他一面，可是我敢担保他現在已經完全改好！他沒有忘記我和阿娥，只恨我自己糊塗，只恨那顆子彈沒眼睛，致使他在那兒白等我們……」她陷入深沉的懊喪裏。歇一會，她問我說：

「姑娘！政府有沒有把我們受傷者底姓名，在報上登載給各界人士知道的呢？」她還沒有等我回答，又性急地問：

「我們受傷的人，不許家裏人來看的吧？我相信那一天下午阿娥爸爸回到家去，看見房子倒了，尋不着我們的時候，他一定向鄉里和崗警查問，並且到各醫院尋訪過的，只是那些看護姑娘會不會怕麻煩

，拒絕引他進來呢？他一定想盡了千方萬法來看我們的！」

「看不着我們，他將怎樣地喪氣啊！」她突然想起了什麼，大聲說，但乏力地：「這樣就好了，如果那一天阿娥不跟我來，留在那邊守候她父親，就會引他到我這兒來。但可惜她太小了……唉！他在那邊白等我們了，他看不着我們，一定猜不透是什麼道理，他會責怪我的——」

她相信那一天警報解除之後，她底丈夫一定回祖居去看她們，於是她被這件事苦苦地纏困着，感到嚴重的不安，好像叫丈夫空守候一場，比他丟棄了她，使她忍受了幾年的苦楚，還要罪過萬倍似的。她沉溺在失望裏好久，才又嘆了口氣說：「我再也記不起從前的一切了，我饒恕了他了，我知道他的的確改好過來，打仗這件事教好了他，他知道怎樣發奮向上的。他還很愛阿娥呢」。

我坐在床沿靜靜地聽她斷斷續續地說，一點也不打擾她，因為我知道她不會聽我底話甯靜下來休息的。爲要使我相信。她果實地說着那一天她丈夫一定回去看她們的話，我點頭了，並且一一安慰了她。於是她躺得直直地閉起雙眼，嘴角浮現出快樂的乾笑。最後她很懇切地要求我，叫我替她在報紙上登一通啓事是給謝受民的，大意要告訴她丈夫，說她受了傷，性命雖然危殆，但她心中却很快樂，她饒恕了他，並忘記從前的一切不快，現在她只希望他無論如何要想辦法領阿娥回家去撫養。

她底聲音越過越微弱，我注視着她，她眼裏射出來的富於忍耐的，不屈不撓的光輝，實在使我驚異，說話的音調是那麽纏綿而溫暖，結果令我感動得半句話也說不出來……我默默地點頭答應了。

隔了五天，我拿了載着那則啓事的報紙到XX醫院找謝王氏的時候，她已經死了兩天。
她是不幸的——但我相信，她底痛苦的靈魂已經被拯救了。

九 仇 恨

雨 田

夜半寒風擎起雨鞭，抽打着床頭的窗玻璃，擦碰，擦碰，嗚……嗚。我剛入睡，便醒了過來，滿面虛汗。桌上留着豆大的煤油燈焰，幽綠的。大小兩孩倚在我的兩邊，源縮縮在那一頭，都睡熟了。女傭白天多做了事，黧黑比平時更有勁了，和風雨的聲音融成一片單調的音響，使人聽了感覺異常寂寞和鬱悶。

新生的孩子，個子並不大，却很結實；用嘴唇撫她的豐滿的小額頭，絨毛似的，有一種異常舒適的感覺。小鼻尖上長了幾顆白點，那是昨晚把他塞在冷被裏凍出來的。小手露在襪襪外面，有些涼，我揩乾了自己手上的汗，捏住她的手，想傳一點暖給他。手是雪白的，配有光澤的，粉紅色的嫩指甲，非常美麗，可愛。一想到再過幾小時她就會離開我，會被無情地拋擲在一個陌生的角落裏，成一個孤兒，我的心便緊縮起來了。以後是餓死？是被敵人的炸彈炸死？還是僥倖長大而遭到最悲慘的命運？想着想着，我漸漸感到呼吸的困難，手也不得不因為多量的出汗而鬆開了她的。

雨似乎停了，風依然在發威。

「這樣冷的天氣把她抱出去，不會凍死嗎？縱令不凍死，也會凍得個半死，何必送死！前線已經有了那麼大的犧牲，殘留在戰區的兒童，大半已遭受敵人的殘殺或擄掠，我們自己怎應該再把孩子糟塌？還是吃苦一點，把她帶着吧，祇要渡過這艱苦的抗戰難關，以後總是好辦的。並且能夠在這大時代中保育成長的孩子，一定會加倍的聰明、機警、勇敢、耐苦，知道仇恨正義的摧殘者，將是為新世界產生而

戰鬥的生力軍。好吧，明天對源說，我把她留起來吧！。

剛打定了主意，胸頭好像鬆了許多，但是立刻，錢塘江上難胞棄兒的慘圖閃上了我的腦膜，使我新打的主意，重復起了動搖。「誰不愛生命，誰不愛自己的孩子，可是如今，却明明有人把初生的嬰兒拋入江心，又有人把懷中吸乳的幼兒遺棄在寒冷積水的沙灘上，而且不知有多少同胞在演着同樣的慘劇。到了緊急的時候，我一人顧不了兩個孩子，恐怕她還是不得不被我拋棄啊？而且那時候所感到的割肉之痛，一定比現在還更加重多多……」

我的腦子被這些苦惱的思念弄昏糊了，想不出一個最好的處置方法。

孩子扭了扭小身體，沒有睜開眼就哭了，嬌嫩的聲音響澈了四週，鮮紅的小嘴唇半開着微有些顫動，向左右探我着吃的。我擦開了掩在她口邊的，當圍涎用的紗布。伸過手臂去摸着她，想使她不哭。她生下才二十幾小時，還沒有到吸奶的時候，而且按照預定的計劃，我的奶也是不能讓她吸的。但是她的哭並不停止，而且哭聲更激昂了，我閉着眼睛試想不理她，自願睡覺，却睡不着。我終於抵不住她的振人心弦的哭聲，用開水洗了洗乳頭，偷偷地送進了她的嘴。孩子立刻不哭了，開始很有勁地吮着乳汁。小舌頭抵着乳頭，有一種微癢的、非常溫適的感覺，我丟開了一切念頭，就這麼漸漸入睡。

第二天侵晨，從壯丁早操的歌聲中醒了來，我偷偷地授了第二次乳。

「……我們再也不能忍受，我們再也不能忍受，……」

歌聲山遠而近，又漸漸從窗下去遠了。源和大的孩子都沒有醒，我又開始燃燒着孩子問題。

「源是不是也和我同樣的爲了孩子的事苦惱着？如果他的決心也起了動搖，沒有勇氣抱她出去了，我便耐一點苦，把孩子留下來吧！但是他走了以後，我的肩膀上怕負不起生活和育兒的雙重担荷吧！而且

說不定還要逃亡呢？但是她那麼健碩可愛……」我細細地，不厭地看她的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唇，小臉頰，小耳朵，貪婪地用嘴唇撫着她的絨毛似的小額頭，直到我的喉頭哽痛，淚水遮糊了視線。

天氣是出人意料地轉好了，有太陽溫度也高了一點。源起身後便出去探詢育嬰所的情形。我癡呆地躺在床，腦子好像僵化了。

「好了，我見了他們的辦事人，已經說妥了，等回送去就是」。他進門脫着棉大衣，又望望窗外，「今天天氣到是非常好，我們來長沙後還沒有過這麼的好太陽」。

我覺得喉頭有些哽痛，臉埋進了被窩。

「噯，你不要這樣，這是沒有辦法的事……眼睛哭壞了！他們說將來也不是隨便給人的，有人領的時候也要舖保的」。

他俯身在枕邊這麼說；視線觸到了孩子的臉。「她的確是好看！你說像誰」？

這是誘出了我更多的眼淚。我不願哭，淚却自然地湧出了眼眶，甚至幾乎嗚咽成聲。

源窘住了，便說：

「那末不要送了，我也留在這裏吧，否則你別說做事，危急的時候恐怕三人的命也難得保全……」我當然不願那麼做。我漸漸冷靜了下來，明白了祇能忍痛把她犧牲。

快到午飯的時候，同居的梁醫生來替我綁束胸部，並替孩子洗澡。房間太小，面積不到五方丈，擺了洗澡的水盆，源和大的孩子就祇能蹲在樓梯上吃飯。孩子洗好澡的時候，他們也吃完了飯。源立刻要去僱車，我才端起的飯碗重復放了下去。他看懂了我的心情，說等我吃過了飯送去。然而我的喉嚨裏好像已被東西塞得滿滿的，脹痛着，飯嚥不下去。孩子哭了，又到了她該吸奶的時候，但是我的胸部已被

綑紮，不能喂她最後一次的乳了。大的孩子見妹妹哭得厲害，催促着我授乳。我放下了飯碗，從水瓶裏倒一點開水在調匙裏喂她。梁醫生從桌子對面把孩子抱了過去，叫我管自吃飯。

源忽然悟到了什麼似地，說要女傭陪他去育嬰所，但是女傭是個善心的鄉下人，她是不肯幹這「惡事」的，於是想到要君弼先生同行。

「伊凡，你去請錢伯伯來！」大的孩子不明白請錢伯伯來是幹什麼事，依然非常高興地三腳兩步直奔大衆報社去。

君弼先生來了，車子也僱好了，源從我的被面上把孩子抱了起來。

「你先走，我替你抱下來」。梁醫生怕傷了我們的感情似地，發出了殉道者的精神，把孩子接過去，抱了下去。其實我是不會怨源，也不會怨她的，我明白奪去我孩子的到底是誰！

源回來的時候，紅着眼睛，低頭不敢看人，比去的時候頹喪了許多。室內不斷地有同居的朋友們進出，爲了想排解我的苦痛，我裝硬和他們說笑。源也漸漸恢復了生氣，和他們談笑如常了。但是到室內祇剩我們兩人，他俯身下來想安慰我的時候，一句話也沒有說出，他的眼圈却先轉紅了，我的眼淚到這時再也留不住了，一顆心像被野狗嚼傷了似的裂痛。

「我一路抱着她，心裏比你還要難受」。他哭着說。

也說不清是我安慰他，還是他安慰我，兩人哭成一團，淚水沾滿了枕褥。

忽然有人送信進門來，說是父師明日有人去前線，源可以同行。室內的空氣頓時轉換了，我們很羞澀地拭乾了眼淚，源跟着送信的人走了出去，眼睛還是紅紅的。

我寂寞地躺在床上，心跳得很快。新的興奮，一時淹沒了悲憤。但是奶潮一漲，我的思念又自然地

轉到了孩子身上。那兩片嫩紅的小嘴唇，那嗷嗷待哺的樣子，老是停留在我的記憶上。爲什麼自己的乳房要捆綁住，讓乳汁漲得發疼，而要使她去挨餓，我感到燃燒似的難受。我彷彿看見了無數個貧血的、骨瘦嶙嶙的嬰孩，躺在育嬰所的搖床中，哭瞎了眼睛，哭啞了嗓子，而其中也有我的孩子。

大的孩子在外面玩得出神，始終沒有注意到妹妹的去向；雖然聽說要把妹妹送掉，但是他不信那是真的，直到晚上爬進被窩才發覺已經失去了妹妹。

「伊凡！爸爸明天要回浙江去了，媽媽因爲管不了，把妹妹送到育嬰所去了，苦得很。你以後要聽話……」

孩子沒有聽完我的話，便躲進被窩去了。我沒有細細地注意他。過了一回，發見他在哭泣，忍住了聲音。我扳開被蓋，問他：

「你爲什麼哭？是不是捨不得妹妹？」

他沒有回答，頭埋得更深，嗚咽得更傷心了。

我拍了拍他，把他撲在懷裏，叫他別哭，他抽噎了幾下，不哭了；但是一會又非常傷心地哭了起來

。「把她抱回來！」他從哭聲中迸出了這要求。

「妹妹去了，媽媽也很難過的，不過沒有法子啊！爸爸去了前線，媽媽又要帶你，又要帶她，你記得嗎？過江的時候，你怕潮水漲，媽媽背着你去，有了妹妹，媽媽就祇能抱妹妹，不能管你了！」

孩子好像也明白了那是無可奈何的事，漸漸不哭了，頭也露了出來。長睫毛上沾着晶瑩的淚珠，小眼睛裏閃着仇恨的光。

仇恨的火

惺公

日軍爲了所謂「肅清游擊隊」，連在浦東放火狂燒民房！而北蔡鎮受禍尤慘，火場面積，佔全鎮之半，商店住戶，不問良善，盡皆罹難，事後有人回去觀看，街上橫七豎八的男女老幼屍體，共計四十三具，傷者現尙無法查明。其尤其慘殘者，則據某報所載，有下列數事：

(一) 該鎮商人高德甫之媳，年方少艾，當火起時，已經逃出，旋又回家攜取兩個包袱，致被日軍以刺刀破腹而死。

(二) 鎮西典當橋人蘇其根，因新生一子，十日赴北蔡鎮辦葷菜食，預備十一日在家舉行湯餅會，設席邀宴親友，十日午後因天時已晚，臥於鎮上，竟亦罹難。刺刀戳入其胸口，一直破至下體，腸腑流出而死！

這慘酷的屠殺，是全世界任何人類所能容許的嗎？我早在幾個月以前說過了：「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絕滅人性的殘殺，斷不能壓迫他人屈服！證之日軍四個月來不斷在浦東焚燒，依然沒有能「肅清游擊隊」，依然要用這一套「燒！殺！」的老法子，可見游擊隊的燒不盡，殺不完！而可憐的無辜犧牲者，只是太良善太懦弱的良民而已！

燒吧！殺吧！總有一天，這仇恨的火會燒到敵人自己的身邊的。

十一 一封血淚寫成的信

俞 遠

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從無錫出來的難胞，由上海轉到金華，爲了疾病的阻止，使我還留在金華三清殿的難民所裏。

我患的是什麼病呢？讓我誠實的告訴了先生，但我要請求先生把信刊佈出來，爲我呼籲。

靜憶，她是我的愛人，她是我的表妹。我們從小在一起，讀書也在一個學校，由於相處日久，我們深深地相愛着。但誰知八一三的砲聲，却把這好夢驚醒，接着家鄉無錫，淪陷敵手！我倆便彼此逃散，消息隔絕了！

今年夏末，我們的東隣西舍爲了在外無法維持生活，間有回到那鐵蹄下的故土：那時我也冒着危險偷偷回家，看望我的靜憶。我好不容易才找着她，可是先生啊！靜憶已經不復是以前的靜憶了！

她坦白地告訴我：「當無錫淪陷後，我躲在家中，某日下午有三個日兵打進門來，那時我藏身在草堆裏，嚇得渾身發抖，結果是被牠們拖出了，天呀！我的靈魂兒早已出竅，我羞恥我自己無力反抗，最後，祇得讓禽獸們輪姦……」她還問我：「你會不會因爲我是個失身的人而從此厭棄我呢？」

先生！對於這樣一個遭遇悲慘的女子，我怎能厭棄她。自然，我是不但不厭棄她，且更疼愛她了。同時爲了彼此要取得信任，她願意把身體交給我，我也直率地接受下來，於是我們發生了肉體關係。她那時會問我：「你能替我報仇嗎？」「我能够！」我堅決的回答。可是天知道，靜憶從獸兵那邊得到

了梅毒的根，她自己一點不知，直到我們有過那回事之後的一個月，纔發現出病狀，已經遲了！在度着牛馬似的生活的人，那兒有能力延醫診治，最後，她終於犧牲！犧牲在獸兵蹂躪下，犧牲在不名譽的性病中……。

她的死給我以重大的打擊，接着我就鼓起勇氣離開家鄉，去到上海。承那邊友人的幫助，我又趁九月一號的船來浙。九月三日到溫州，休息了七天，再赴青田，步行二日到麗水，沿途經過縉雲、永康等縣，在西洋橋上宿了一宵。那知第二天起身，左腿與小腹間隆起了一個小塊，當時尙不很介意，仍舊西行，到達金華，小塊大得像雞蛋，行動痛苦萬分，向醫院中求治，醫師說，這是花柳病之一的橫痃，拒絕治療。先生！我已是從靜憶那邊間接傳染到那些獸兵的毒菌了！

然而這是誰的賜予啊？先生！我雖然知道我已受了靜憶的傳染，但我除了憐憫她的脆弱之外，我還感激她的深情，推源禍首，我祇有咬牙切齒地痛恨那萬惡的倭寇！

我爲了忍受不住這痛苦，幾次會想自己來解決自己，我會經徘徊在鐵道左右，我會踟躕在大橋頭，凝視一泓溪水，躍躍欲試，對着七尺長繩，想入非非，然而轉念這一切都是倭寇所賜，我爲什麼不留此身軀以與強盜拚命？又爲什麼要對一個純潔的身體自暴自棄呢？

寫到這裏，我的苦衷已經訴完了。望先生將此信發表，代向各界仁人君子呼籲，如果說人們不以一個弱女子遭敵蹂躪爲可恥，那末我想也決不會有人以我害這個不名譽病爲自作孽。我盼望兄弟姊妹們給我一點金錢上的幫助，俾能醫治。倘有重生之日，則我一定要用我的全力去和敵人拚，爲死了的靜憶復仇，爲偷生着的我雪恥！

十一 血的十字架

白 雪

月光冷幽幽地照着。

霜一樣白的焦土上面，七零八落的劫後的灰燼，淒涼地湧出一幅古埃及的畫景。福音堂的老牧師，驚鷺似的，伸出兩隻窄長腳，跟着一個日本傳令兵蹣跚地走。一步一步在担心：脚底下，縱橫着燒殘的一些屋柱，或者一些人骨，處處有被絆倒的危險。在他兩片橢圓的眼鏡裏面，一雙藍眼閃露着肅穆的微芒。

嗟，嗟，嗟。——每隔三五分鐘，像響尾蛇在叫，有幾聲遠處的槍聲盪漾在夜風裏。

老牧師面前搬演了一個大悲劇……

這座縣城嶄新的建設是怎樣窮年累月地完成的？他親眼看見過；這座縣城給誰一把火立刻燒成一片焦土？他也親眼看見過。

二十多年以前，孤伶伶地，似一羽神鳥，他從海外飛來。年代一久，對於這異國的內地，就像徜徉在故鄉一樣地熟習，一樣地可親。城圈子裏面，那一個不對這法國老牧師融着友情的敬愛？街上跋躑，成羣的小孩跟着嚷：「洋先生！洋伯伯！」他常回轉頭，招招手，滿意地一笑。

現在，全城的人都跑了，死了。福音堂扯着三色旗的光耀，金字塔式矗立着，依然是完好無恙。毋，不錯，上帝的聖靈在老牧師的身上降臨了。一塊牌子：「國際救濟難民所」，收容了幾十個中國婦女和小孩，可憐一羣迷途的羔羊。

糟！失去了人性的日本兵，還是狼一樣的橫衝直撞地不時打擾着。這，老牧師意外的悲哀：一本馬太福音擋不住獸性的決瀾！

此刻，走了些路。拐灣，偶然舉頭望望：有一片斷壁，招牌子吊在上面搖呀搖的；假如，一陣狂風來，哪！可不要壓在自己的頭上？老牧師抖一抖外套上的月光，一個冷噤。

「兄弟，司令部有什麼話」？他探問着說：

「這，我不知道」。日本傳令兵回答說：但，老牧師在他音調上，就覺察他是知道的，只是不願意說。

「請你告訴我，究竟對福音堂怎樣」？老牧師固執的問：他已經很憎恨，幾乎下頰的一掬鬚鬚要翹了上來。

「不知道」。那傢伙用了狡猾的口吻：「你去了，自己就會知道」。

「咄，撒旦」！老牧師一面想，一面咬着牙，很冷靜地耐着氣憤。

踏着月色，踏着燒殘的屋柱或者人骨，游魂似的，茫茫地走了一刻。

風，吹着。隱隱地，響尾蛇似的，槍聲還在盪漾，盪漾……老牧師有些佝偻的胸背忽然挺一挺，似乎礙不可犯地把身子筆直地走着：有一種神的力量支撐着他。爲了要制止這非人道的大屠殺，馬上得掙起了十字架來。

「亞們！懺悔吧，你們！上帝會寬恕你們」！——他決定去給日本軍官宣講上帝的福音。

有了這獻身的慷慨，走路自然加快了多：一步一步跨過了障礙，走得上勁。

走進司令部的大門——什麼香噴？恍惚有一種白玫瑰的暗香。想不到這園子裏十分安靜，十分醇美

「謝謝」！老牧師肅然起敬。

「哈，哈，哈！……」肥腮上塗滿了笑。

「唔」！

「謝，貴處打算給皇軍怎樣答謝」？

問得奇妙，老牧師迷惘地摸不着頭腦。

啦！——圓盤上碰了一記。

「確報！貴處夥竅大批抗日份子！——哼」！

日本軍官咬着一撮臘腸粗的雪茄，兩粒死貓眼珠威稜地瞪着。

「沒有」！老牧師凜森地搖搖頭：「你應該相信上帝，在上帝面前不會說謊」。

「不打謊？——嘔，一個也沒有嗎」？

「有的都是女教徒」。

老牧師這時無端的咳嗽，皺了眉心，從眼鏡邊下望窗外的月光，他受不了這拷審般的問法。

「是啊！我問你，那些支那女人」？日本軍官揚了一揚濃黑的眉毛。

「我說過了，她們都是上帝的聖徒」！

唰，唰，唰。——這幾聲隱隱在空中飄漾。而在這短而鈍的聲音中，便又葬送一串悲慘的命運。

「主啊，這大屠殺何時終了呢？……」老牧師想。

日本軍官努力地吸着雪茄，青烟氳氳上去，籠沒了半個臉。突然把他的死貓眼睛張大了，從嘴裏拈下烟來，點一點頭：

「好哇！都是花姑娘！弄幾個頂好的來！」

像一陣疾雷轟隆地打在頭蓋上。這聲音爆炸了，老牧師不相信他自己的聽覺。

「嗚！頂好的支那花姑娘，聽見沒有？」

「弄幾個，給咱皇軍來慰勞。哈，哈，哈！……」

一種獸性的笑。

老牧師反剪着手，只顧自己思索。

「那簡直可怕的撒旦呵！官，兵，一個個。這又是誰的糊塗開了無底的鎖？」他很絕望，無聲的說：徐徐的側轉身，他的舉止又曖昧又游移，顯然失了剛纔路上的勇氣。

不知什麼原因，他揚起了頭，又在望着月光了。

他剛剛睜一睜眼，面前立刻湧出一個慘酷的圖畫來。一個殘缺的屍體，拋在他福音堂的門前。沒有眼睛，也沒有鼻子，衣裳全剝個精光，猜測不出死者究竟是誰，醜惡地，仰天裸臥在地上。從一頭糊着血漿的黑髮上，好久好久纔證明是一個女性。……

一個女性，誰？——可是被劫出去的一個初中女學生？

她是未滿十六歲的中國少女，她每天清早做晨禱的時候，和她相見，在這福音堂裏：她是嬌小、活潑、嫩玫瑰的面龐，永遠釀着一滴甜蜜的微笑，對於老牧師常常特別恭敬的鞠着深度的躬，從她的儀態上，可以看出東方聖地處女特有的風韻來。他看見她正像看見瑪利亞一樣地喜慰，並且她還彈一手輕妙的披霞娜。而現在她死得這樣的慘！幾天前的晚上，罪徒們攀過牆頭來，把她從被窩裏搶了出去，幾個輪流地在露天強姦了她，又加以殘殺，然後故意地捧到這門前來「示威」。據老牧師聽說：她被劫之後

，曾經拚命的反抗、怒罵，她在泥濘裏掙扎了許多的時光。結果：她發育不久的胸膛上，刮去了兩朵雪嫩的乳房。一隻腿也找不見了，下部被插着一條烏皮巨蟒似的一個太陽啤酒瓶。

於是，他藍眼裏噙着的淚，盈盈一掬的水珠子，不禁滲出眼鏡邊來了。

咄！一個可怕的噩夢！

一片火光，一羣惡龍，一泡彈笑，一塊塊的人肉，一口口的人血！……

整個世界變成撒旦現形的領域嗎？一種無可忍耐的憤懣抓住了他。

「請閉上你的嘴！你褻瀆了聖體！」他猛地站起身來，吐出嘹亮的一句。

「滾！馬鹿！」

日本軍官咆哮。

「罵誰？」

「罵你這馬鹿，不識抬舉的馬鹿！」

老牧師不覺滿臉發青，兩隻近視的藍眼，放出電一樣的光芒。他激昂起來，全身發着抖：

「你，你忘了我是法蘭西的傳道者？」

聖靈與罪徒對峙着。

日本軍官凸出大肚皮，蝦蟆樣的猛然跳起來：

「把他抓住！——抓住這老混蛋！」

老牧師的驚濤脚，挺直了：

「救救！」

旋風似的一簇魔手馬上把他推翻扭打，然後擒住。

倒在地上，老牧師眼睛都紅啦，下頰的羊鬚翹了上來，喘噎噎的還想說話。

「沒有理講，殺掉他！」

七八個日本兵將他揪頭扛脚，一直扛到花園裏。牢牢地，給他綑綁在一株粗大的梧桐樹上。他掙扎着，繩子把肉皮都勒破，錐子扎一樣痛，只嘶着聲：

「上帝……不會寬恕你們！」

那隻異常矮的腿子，套着鐵錘一樣的漆皮靴，奔過來，狠狠地亂踢着他。

「老混蛋！跟你好好的，打照會，你頑抗？你庇護着支那抗日份子，犯了大日本皇軍軍法！本司令槍決你！」

罪狀宣布了。

噓，噓，噓。——

血像泉水一樣地噴出，噴出。梧桐葉在枝上受了狂風般簌簌的顫抖。老牧師一對藍眼，滾圓的、突出的、閃灼的、憤恨的發出青的最後一瞥的光芒。那件外套上，淋漓地浴着血，全部變成了悲慘的朱紅色，正像那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

月光冷幽幽地照着。

十二 三十多人的羣

舒羣

我走了四十里的路程，是爲了去看俘虜。臨近戰場的一個村子，住滿了兵。我探望了很久，也終不敢確定俘虜究在那一院內。

遠處的砲聲不停，槍聲仍在響着；以後，我才知道那祇是十二個兵士在抵抗着敵人的猛烈的砲火。我的心，被那砲聲與槍聲引去了，默默地站住了。可是，我突然發現不遠處站着一個崗兵，於是我問他：

「俘虜在那裏」？

「那邊，那個大門的院裏」。

我去了；那大門前還站着一個崗兵，我又問他說：

「俘虜在這裏嗎」？

「是在這裏」。

我走進去，並沒有看見一個日本的軍人。院內有三十多人，有的躺着，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也有老人，有的青年，有的受過傷，凝結的血模糊了他的年歲。他們都穿着同樣破舊的衣服，他們的臉色中都藏着同樣的難言的痛苦。他們看見我的時候，所有的視線都集中在我一人身上。可是我並沒有注意他們，找了一個兵士問：

「俘虜在這裏嗎」？

於是那三十多人的羣，都撲向我來；有一個老人已經跪下了：

「大人，你饒我們一條命吧！」

從他的話音中，從他的神情與動作上，我明白了他與他們是如何的一羣；所以我說：

「你快起來，起來我們再談！」

其中有一個青年聽了我的話以後，他好像失落在海中，望見了一隻救生船，立刻對他們所有的人喊

「喂！你們聽出來沒有，這位大人，是咱們的同鄉，真的呢！」

然後很多人都在問我：

「大人，咱們是同鄉嗎？你也是東北人嗎？」

「是的，咱們都是同鄉！」

很多人爲我跪下了，彷彿見了自己的親人一樣喊着：

「老鄉，你救救命吧！」

我的心粉碎了，我的淚水，幾乎落下來。我們同是「一九一八」後的受難者，今日我們中間却割開了如是的距離。他們以爲我是第×路軍高級的負責者，向我傾吐這種最大的真情。我被他們感動着，也以更大的真情待他們，我說：

「你們安心吧，你們的一切我都情願担保。」

他們還不相信地逼問着我：

「你看我們真不要緊嗎？咱們是老鄉，你可不要騙我們！」

「我不騙你們，難道你們還不相信我嗎？」
最後他們相信我了。

我問起他們從前的一些經過，其中的一個人對我詳細地說了：

「我們都是遼甯鳳凰城人，都做莊稼爲生。去年七月間，縣裏的「參事官」來了，按家抽人，我們也不知道做什麼？問誰，誰也不知道。等到把我們送到日本鬼子軍隊裏去，我們才知道不好了！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

有人聽着他的話，記起了往事，望着天，長吁了幾口氣息。

「日本鬼子把我們編成了輜重隊。十二個人分爲一小隊，另外有一個日本鬼子小隊長，這就是他們一個人管我們十二個人。跟他們走起來以後，就倒臺了，不是打就是罵。一天祇給一頓飯吃，吃飽吃不飽也就算了；有時候連一頓飯還沒有吃呢，他們就喊了：『走啦！走啦！』晚走一步，就是一腳，或是一刺刀，有幾個人就是因爲這個被他們刺死的。睡覺不能睡，他們把你放在馬一起，還把你手綁在馬蹄上，這不是活遭罪嗎？我們常常想逃，可怎麼逃呢？大便、小便都有人跟着你！……」

這時候，有人更加嘆息了。

「跟着他們遭了好幾個月的罪，一直到昨天晚間，我們聽見了槍聲，知道要得好了。當時我就說：『咱們可別跟日本鬼子們跑，子彈都是找他們的！』我們都藏在一塊，一直到你們把我們叫出來。出來以後，才知道有人也受傷了。不管怎樣，總比跟日本鬼子好多啦！老鄉你說是不是？」

他的一段話談完了，不久我也與他們告別了。
以後，我也見過他們；那時候，他們都穿起了軍衣，成爲第X路軍的戰士了。我每次看着他們的時

候，他們都要問一句：

「老鄉，你好嗎？」

或是：

「老鄉，咱們在東北再見！」

笠原伍長和近藤一等兵一同走出市政府的宿舍，市內已經非常平穩，用不到拿槍出去，居然有個年青的女人穿過街頭，笠原連忙叫起來：「姑娘」！女人就跨開小足，像驢子一樣很快地跑了。「哈哈，逃了」！他像暴君似的高傲地笑了。

大路上也滾着屍體，過了幾天就變成黑色腐爛了。夜裏被狗和貓啃吃一頓，第二天更瘦了。其中有一具已經只剩了一副骨骼，但是頭髮却還長着，只有骨頭腳脛，也還纏着裹腳帶。屍體多暴露幾天，就和垃圾差不多。

忽然走過一間香烟店門口，看到一個屍體蓋着蓆子，旁邊圍着五隻貓，眼光閃閃地發光。向大路警戒着的貓，鼻子染着腥紅。

但是貓和狗都餓着，大路上，到處可以看到被汽車軋過的貓的屍體扁平地躺着，饑餓無力的貓沒有躲避在大道上疾驅的汽車的勢力，也被軋死了。（南京淪陷後慘狀：節錄未死的兵）

十三 余家莊的故事

黃育宇

慘淡的太陽，掛在朦朧的天底西角。晚風無力地吹來一陣寒意，幾片飄零的落葉抖索在道上。一塊大得兩人才可搬動的盤石，倨傲地在路底一傍佔據着，高高地矗立了一枝長長的竹桿，那頂端穩穩着一面有點礙眼的白旗。泥道有點不寬闊，可是盤石的旁邊却是一塊方地，那樣子就彷彿人底食道的口腔。這是余家莊的村口，冷落地遺給夕陽的殘照。村口的前面，接連着兩條方向不同的大路，蜿蜒地直伸到看不見的地方。在左面的一條路上，和村口是一個九十度的轉角，那裏却有十四個年邁的「父老」，不絕地在徘徊，給寒冷與寂寥牽起了無限的徬徨、灼焦。

他們是十四人。高齡使他們都同樣地生長着蒼白的鬚，扶着那寸步不離的拐杖。顯然地，他們都呈現着龍鐘的老態，其中就祇四叔還算得健步。可是四叔的態度是非常的尊嚴和矜持，而這就恰與伍伯的完全相反。伍伯是七十許的人了，但那皺摺的臉上却永恆地鐫上個喜悅的笑容，而且常常有點自然地採取着「說笑」的方式去打開枯燥的場面，很可能替大家來一服興奮劑。有人說伍伯是個大孩子了，也許是也，伍伯就有一顆頗為天真的「童心」。比方在這時候人人的心裏都給「焦燥」壓迫得快爆炸了，他却暇豫地運用着一些一點可能製作「說笑」的資料去挑逗人家底寬心：

「……嘿，這就有點像『三顧茅廬』。今兒是第三次了，日本人當真要找諸葛亮去當軍師爺！哈……」

：余家莊何幸生出個諸葛亮來，偏遇着日本人小心眼。哈……這回我們的諸葛亮……」

說話的時候，伍伯的手是指着老余；他說的諸葛亮意思就是他。可是老余有點不愛這個打趣的玩意，祇把臉部癢癢地苦笑一下代替了分辨；但也並不是要說伍伯底比擬不對，實在的，老余會把他的才智自比作智多星。他是六十多的人了，四十歲的時候考中過前清的舉人。也該埋怨一點自己祖宗的福薄吧，不偏不歪却來個什麼革命……官星給嚇走了，財運也亨通不來。「四十年來枉用功了！」這句話陰影般地苦痛着他底心靈。然而，英雄總不該有「無用武之地」的。老余近來就會三番兩次地得鄉人感戴遍甚至伍伯還常常掛在口頭邊一句老古話……

「微老余吾其披髮左衽矣！」

這是兩個月來的事：日本人的軍隊打入了廣州城，他們的前鋒像脫了籠的猛獸向內地裏亂竄。首當其衝的鄉村都沒有了，時間一久，才像吃飽了的蛇把鋒芒斂起來，而他們也走到這余家莊了。當時，莊裏有的就是壯丁，他們都要打，四叔也作這樣的主張。就祇有老余一個堅說這不是辦法，他把這解釋作無爲的犧牲。伍伯他們原來便沒有定見，最後才因爲不捨得大好的家園，決定下來依從老余的建議：實行歡迎日本兵底到來。結果，那回却只損失了一些財物。所以愈壓下反抗的情緒。第二回來勢可不弱了，就祇憑老余底「運動」得力，算多丟掉了些財物和十五個女人了事。今兒是第三次了，老余一早聽到了消息便跑累了兩條腿忙着去「運動」，這來正是爲着歡迎「皇軍」底到來。他們是從上午的時光候到天黑的現在了。

灰色的暮幕罩住了這寂寞的鄉村，十四人都有點茫然的感覺，伍伯雖然是愛開心的一個，也有點滑稽打彩了，兩眼無神地盯着老余的鎮靜的臉。莫名的焦慮和飢餓疲倦了每一個人。他們日間只吃了一餐

飯，午點也只有些乾糧，晚飯可沒有着落了。婦孺輩又不敢跑到這危險的路上來送飯，生怕給日本人見了強搶了去。壯丁們那更要避得密密的了，不然，給日本人碰見了的時候，還不硬說你是伏在路上企圖反抗他們。能够從村口跑回莊裏去的，就只有這老邁的一羣，然而村口到莊裏就有半里多路，而且黃昏的時候，女人是習慣了在秘密的岡地上住宿的。拖着沉重的步伐，十四人誰也不理誰地徘徊在村前的路上，感覺時間的轉移。

「伍伯」！打破這鬱悶而慄慄的空氣的是老余，他緩慢地向伍伯行來。

「老余，你看這局面怎樣去應付呢？」

「我也有點着急！本來我們是早可以回去的了，所怕的，是他們底突然會來。那時候，要是借題發揮一下，禍可也就不小」！老余說出了他底週密的思慮。

「你的意思就叫我們等下去了」！伍伯聲音有點暴躁，然而也真有點徬徨。

「是的，我們就候到三鼓時分吧，再不來，我們就走」！老余被迫地決斷地說了；通常他的話是準得通過的，所以也沒有別人提出反對。

「細伯」！伍伯向着一個老成持重的樸素的老者遠遠地叫了起來：「我不是說過我們要帶火條嗎！天黑了，拿來燃燒起來吧」。

火條「卜」「卜」地燃燒着，它產生了光，也產生了熱。十四個老者都圍攏起來了，大家又都有一種親熱的感覺。火條一條一條地燒着，更鼓一更二更地過去；但照不到日本人影子。火條將燒完了，三鼓的聲音也清楚地報到他們這裏，但日本人仍然看不到。他們該走了！

「媽的！日本鬼子你害得我們好慘」。

罵起來的是四叔，他平生就不慣受人家的氣，家裏有的是錢，從來官府也駛得動。而現在却下氣地在冷風中，在飢餓中空待了十多個鐘頭，一肚子鳥氣真不知向何處洩。

「四叔，我們走吧。現在是日本人的天下，怒也沒用！看將來政府軍打回來的時候，我們就好吐這口鳥氣了」。老余同情地安慰着。

「媽的！我們余家莊就不是做慣小的。我們打過好幾次「大交」了，每一次都勝利！要怕你日本人，那才沒一日安靜呢！媽的！打！馬上就打！我有錢，我有軍火，我……」

「四叔別說了」。伍伯搶過來說。「你說這個有什麼用？人家全是馬隊，配備的都是機關槍。你要打人，結果還不是咱家遭了殃！我們要忍……」

話被絕斷了，這「忍」字却惹起了四叔的怒火。

「伍伯，你別糊說了！忍！忍得再多幾回，我的錢要弄光了！我的腿要跑斷了！我，我的一切都要喪給日本人了！第一次，我忍；第二次，我忍；可是第三次我還要忍嗎！這樣下去，第四次第五次……；都要忍了，我看我還活得成！你們忍，忍你媽的！我再也不作這忘八的勾當，我就回去，我永遠不再來候着歡迎什麼的！我要看你們「忍」折你們的腿！「忍」折你們的腰！……」

火條「卜」「卜」地燃燒着，飛舞着一團團的火焰。十三個面孔都發着青白，祇有四叔的却比燒紅的火焰還要紅。他立起來馬上一聲不響地就走了，憤怒很容易使一個人失了管束自己的能力。

「細伯！你趕快拿枝火條跟着他，路黑難行」。伍伯這樣地吩咐着。轉過臉來，他看了大眾一眼，然後搖搖頭嘆息着：「實在的！孀生慣養的爺兒又那能受得這鳥氣。……呵！我們可以不理了，走吧」

一個跟一個地，人影從火焰中消失去了，牆下的祇有那狂妄地撲擊着的火焰，把守着這余家莊的村前底路口。

一一

微腫的鄉村像一片幽靈的荒漠，那村前的路口可怕地被荒棄着。恐怕在夜中馳行。火焰的餘燼像婦人啜泣般地閃爍着，也像一朵朵的鬼火。

遠處是無邊的黑暗，然而在黑暗的邊緣上却綴上了微微一片的紅光。這一片的紅光是會走動的，它向着這村前的路底方向移動着：漸大漸大。等到紅光已照耀得成一片的時候，馬蹄的聲音也清澈地響起來了。還夾雜着荒淫的笑聲，和偶然的一聲女性的凄怨的哀叫。余家莊的村前底路上現在有日本人的馬隊經過了，他們要享用一下這裏的一切。

馬隊到村前的路口停了，一共是二十二匹馬，原始的怪聲嘈雜地響起來，彷彿已成了獸類的世界。坐在馬上的日本人看來也很軒昂，兩撇鬚鬚配起來也很不錯的樣子。馬鞍前架起了輕機關，背上還背了上好剗刀的槍，隊長走在隊伍的中間，兩旁伴着他的特衛隊；可是和隊長的馬並排着走路的却是兩個被綑綁着放在馬鞍上的年輕的村女。隊形原來是縱隊的排着前進；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先鋒兵」和華總管，他們都俯促地跨在一匹馬上，就因為總管的馬給隊長要去乘載他底俘虜了。這時候，二十二匹馬擠擁地在村前的路口上打轉，隊長的眼睛却疑惑地注視着那將熄的餘燼，心裏戒備起來。

「聽我的命令！——隊長大聲地叫着。「你們都應該小心地準備：看好你們底機關，把你們的手放到機扭上去！你們要當心，這裏有人企圖反抗我們；他們并且不派人歡迎「皇軍」，全村也黑得沒有一點

火……聽到嗎？排好你們的隊伍，叫華總管來，命令！」

寒氣吹起了每個人的毛孔，一陣不知自來的恐怖透過了每一個人底心房，下意識地運想到「這裏有敵人」的危險。每個人勒緊了繮，遏制着馬蹄的前進，把身俯下來看好了機槍。走在前頭的華總管這時候也跳下馬來，步行到隊長的面前卑怯地鞠着躬站着。

「華總管，你步行到前面村裏命令村民馬上派人來迎接「皇軍」！你對他們說，稍遲，皇軍就要踏碎這條村子！」

「是。大人！」

「去！馬上去！我在這裏等你回來」。

「是，是。大人！」

快步踏着不整齊的泥道，華總管走向了黑暗的深心，泥道是曲折的，兩旁高高地都是禾田；一部分却是深陷的山谷，另一段又是個不甚高的崗陵；這樣子正好埋藏着敵人！華總管右手握好了槍，左手把電筒向着路的前面、左面、右面，不時地還回頭向後面照着，彷彿莫名的危險就要臨頭。他底嘴裏喃喃地安慰着自己，脚步故意放得重一點；但心裏却起着強烈的毒恨，把給與他這個苦差使的罪過都歸到村民不來歡迎這一個原因上。

「還是高聲地叫喊吧，這樣或許可省去多少路程」。

突然地想到這個便當的方法，他停下來了，把兩個手掌放到嘴巴上去，張作放聲筒的形狀，大聲地把每個字重重地叫喊着：

「余——家——莊——快——出——來——歡——迎——皇——軍。——余——家——莊——快……」

……」
不斷的這樣的聲浪在空氣中傳遞着。忽然幾點火光在村裏現了出來，彎彎曲曲地向着華總管站立的地方走動。

現在祇得十三人，四叔沒有來。他們的隊伍一會便碰到了華總管，一起向着村口走去。每個人顯然都沒有放胆地睡過，根本就祇會連鞋帶襪地休息了短短的一會兒。匆忙的步伐，證出了他們底恐慌，老余和伍伯都忙於那時候誤會底原因的解釋工作。

「你不要和我噁噁，等下你去對隊長訴說好了！」總管老爺不諒解地拒絕了他們底解釋。

他們陷入絕望的恐怖裏了。就是臨事鎮靜的老余也懷着鬼胎，覺着前途兇多吉少。一路是沉默。

這有點像一個臨時軍事法庭：二十四馬分開兩面作半圓形的排列，隊長前面站着了華總管和其餘十三人，鞠着躬。

「華總管，你問他們爲什麼不早來歡迎皇軍！」隊長命令着。

老余走前幾步，有禮地正想說話；可是他底舉動却馬上給隊長懷疑起來：

「你給我退回去！跪下來！」隊長眼前跳動着那反抗底恐怖的陰影，大聲地叱喝着。「我，我問你，你們是要來反抗皇軍嗎？」

「我們是來歡迎皇軍的，大人！」老余謹慎地回答。

「我告訴你，支那豬，你們的一切勾當都逃不過我的眼睛。明白地給你講了吧，你們今夜會幹過什麼？你瞧，那未滅的火燼就偷偷地告密了你們在此地會集過會。哈……埋伏候皇軍的經過嗎？哈……你們都算錯了，皇軍不比你們小子蠢！皇軍要教訓你們！哈……」隊長狂笑着，猙獰地。

不是的，完全不是的，大人！我們是小子，都蠢，都不及「皇軍」高明；但是，我們可並沒有幹過什麼！我們更完全沒有集過什麼會！這堆火燄我承認是我們燒的，可是就只為等候「皇軍」到來，入夜才燒起的，後來，以為「皇軍」不降臨敵境了，才敢回家。今兒我們是失迎了，請你格外開恩！」

這樣的一套，原是老余所熟習的。前清的時代，他就玩慣了怎樣跪在官府面前去磕頭，求開恩，一點也不覺困難，不過，可惜這位隊長不是什麼施大人，彭大人。他有耳，可是他愛聽人死時的叫聲；他有眼，可是他愛看人死時的情狀；他有手，可是他底手卻從不饒過一個生命，他有足，可是他底足祇愛踐踏過血腥的屍……。籠統地說一句吧，他有一切人類的外表，可是他的動機、思想、行動都祇是屠殺行爲的表現。一切真理，一切哀求，呵，這算什麼呢？真理都可歪曲，哀求不過耳邊括過的微風。老余的努力終於是白費的，他底機智就是他底愚昧；自投到人類的手面前，這十三條生命就許比螞蟻還賤。

隊長的臉并不好看，祇是猙獰。他憎恨那反證他底觀察不確的人。「皇軍」應該比一切都高明，「皇軍」說這是什麼就該是什麼：這道理就好像人看到月亮就祇能說是月亮一樣。這裏沒有別的法，那是胡說、硬說。要分辨，那「皇軍」要教訓他：

「八格！沒有你申說的地方。你們要反抗「皇軍」，就祇有死……開槍！」

尖銳的慘叫隨着機槍的歡呼消逝去了！土色的泥地上穿了無數的小洞，給溢流着的血水積滿。十三個恥辱的靈魂：「皇軍」都聘他們到極樂的西方去做那奴隸的招待了！

熱燒着的火把交織着電筒光，照在路的前面。隊長的手平直地伸着，指尖對好了村裏的村莊，他瘋狂地命令着：

「把你們的馬恣意地馳騁吧，你們的火把可以向任何的東西燃點！你們的身心現在都可以自由，你們去吧，在村的那邊齊集！」

「隊長萬歲！皇軍萬歲！」

馬蹄踏着十三具屍體前進。

原野奏起了靡雜的交響曲，跳躍着的火燄燒焦了大地的面。屠殺在黑夜裏進行，無止境地。

沈烈女傳

惺 公

烈女沈姓，字國楨，江蘇常熟人也。家貧，世業儒，降至其父，以生計愈絀，遂設肆經商，生子女各一，烈女其次也。幼即穎慧，剛烈有丈夫氣，年十四，負笈來申，就讀於愛國女塾。甫卒業，而老父棄養，於是奉母居鄉，執教鞭於某校。去年秋，寇侵淞滬，而此彈丸小邑，遂亦痛國難之愈深，奔走呼號，廢寢忘食，無何，國軍西撤，岷蘇相繼陷落，而此彈丸小邑，遂亦淪於敵手。先是，寇攻南翔嘉定，風聲日急，邑中男婦，紛紛逃避，其母告之曰：「吾老矣，寇至，死亦無怨，汝方笄年，設不幸，吾何能堪！其速走，毋以我爲念也。」烈女泣而言曰：「棄母遠颺，是不孝也；敵至先避，是無勇也；不孝無勇，吾何生爲！」終不聽。既而寇至，執烈女，將輪污焉。烈女怒誓欲裂，戟指而罵曰：「身可殺，不可辱！吾縱無寸鐵，吾舌猶存，設辱我者，必齧飲爾血！」寇衆正錯愕間，一班長者至。曰：「是可人也，且暫幽禁。」蓋將俟獻諸其酋。烈女被困，誓愈烈，而聲言漸嘶啞，晚而闕然，翌日，啓戶視之，則已自縊矣。遍視室中，牆上有鉛筆字書曰：「抗戰到底，中華民國萬歲！」嗚呼烈矣。

十四 黃 牛

陳 駿

夕陽已經躲在西山的背後了，天際還鋪着一大片薄稀稀的雲霞，燒紅了半邊天空。成羣的鳥剛從遠處覓食回來，鼓着翼集在一棵古樹的上空噪叫，衝破了田野裏的靜穆。

福三老伯一手抱着旱煙桿，一手牽着一頭肥碩的黃牛，慢騰騰踏着碧綠的草地，打古樹下經過，預備回家去吃夜飯。他那寬闊的肩膀，因為經不起生活的重扭，微彎地往前個偻着，讓背部隆起一大塊肌肉來。黧黑的三角臉的前額上，交錯地絡着無數的紋溝，每次當他觸着心事而翹起眉頭時，每條紋溝就像一股股麻繩子似的呈顯出來。

時候雖是初春的季节，田野裏却籠罩着濃厚的荒涼氣味，即使路旁那些欣欣向榮的野花野草，彷彿也渲染着陰鬱的色彩。在這空曠的田野裏，除了福三老伯外，是再也看不見第二個人兒的。

福三老伯一邊走，一邊抽着旱煙桿，灰色的氣體裊裊地騰上空去，消逝在薄暮的氛圍裏。

「噢啞——噢啞！」

他每走不上幾步，便要回頭來吆喝那頭黃牛，意思是叫牠走快一點：本來牠的一舉一動已够遲鈍了，現在給餓得腹部像懷孕似的膨脹起來，越發顯得懶洋洋不願意走動了。這牲口似乎耐不住田野裏的沉寂，頻頻發出「啞……」的悲鳴，去探尋昔日的夥伴。可是空氣中，就祇盪漾着自己的回聲。

距這這兒不遠的地方。便是五里墩那小村舍。幾十椽低矮簡陋的農家住宅，悠靜地躺在暮色蒼茫中。淺灰色的炊煙，安詳地繚繞在幾家的屋頂上，給微風輕輕地飄送着。

「噢啣——噢啣！」

福三老伯拐進村裏的時候，却不料撞見王大爺提着糞箕，俯在土地廟前忙着檢狗糞。在五里墩那些農民的眼中，王大爺要算是頂有權勢的人物。他家擁有許多田地，每年除了百來石的租米外，自家耕種的也有近百石的收成。村裏有許多莊戶或佃戶，一遇到緊急的關頭，便跑到他那邊去告貸。月利一律是五分，從未破例減少過，因此大家給他起了個綽號，叫做「王老五」。

這次戰事突然爆發出來，差點就把王大爺急壞了，幸虧吉人天相，凡事都化險為夷！事情是這樣的，在東洋人還沒有攻進S鎮時，村裏就流傳着種種駭人聽聞的謠言，許多人給嚇得連夜捲着鋪蓋，逃到遠地的親戚家裏去。自然，其中還有幾個是王大爺的債戶。哼！逃他媽的烏雞，簡直是在賴老子的債！王大爺眼看着放出去的賬，連本帶利就給逃光了，便把家小安置到一個遠親的家裏去。自己下了決心，和姪兒留在家鄉討債。仗着王大爺平日的威嚴，有一部份的債戶，都在逃難之前被迫着還清了：墊不出的，就扣留他們的雞、鴨、豬糧……，及至S鎮陷落後，肉類的來源突告斷絕，各種鮮肉的價格販賣給屠店了許多，還是利市百倍。王大爺便乘着這機會，托人把那些牲口運進鎮上去，以居奇的價格販賣給屠店。因此，除了飽受幾度虛驚外，這次的戰爭非但對王大爺絲毫無損，反而爲他撈進一筆意外的錢財！

福三老伯一眼瞧見王大爺，心裏不由得怔了一下，暗想要躲避也來不及了，只得拉緊後面那頭黃牛，隨手把旱煙桿敲了一下，然後橫腰裏一插，搶上前去和他打招呼。

「王大爺，你老忙！……」福三老伯的臉上泛起薄薄的紅暈，胸部覺得有點窒息。

「喂，原來是福三哥，我正要找條」。

王大爺微微現出驚愕的樣子，便縫縫着那對小眼睛，狡猾地笑了一笑，隨即斂住笑容問道：

「你那筆款項，現在打算怎麼樣？」

福三老伯不待他開口，早就料到這麼的一套，只得滿面陪笑懇求說：

「王大爺！求你老再寬限一些時日，現在實在沒有辦法！待阿狗把那壘蔬菜賣完後，少不得多少要

攤還你老的！」

「唉，我可不能等到那麼久了！這兵荒馬亂的年頭，誰作興給人家拖欠呢！我原是你老實，不像那批人存心逃老子的債，纔給你寬限了這些日子——算是跟你頂客氣了，可是每次你總推說沒有辦法！你想想看，那次要不是我出來幫忙，你阿狗可就沒有辦法？」

王大爺把臉一沈，兩道尖銳的眼光儘打量着福三老伯，手中那根糞耙子，也隨着語勢在空中揮動着。

「王大爺！你老的恩情，我福三到死也忘不了，……求你老再寬限些時日，實在是沒有辦法！」

福三老伯畏縮地眯着王大爺，週身覺得熱辣辣的不自在。

「不，你不會沒有辦法——是不願意設法！現在鎮上的鮮肉漲了許多，你這頭黃牛賣起來，起碼也值得……值得……况且菜價一擔漲了六七元，你阿狗早晨挑個滿筐進去，晚上空担子回來，誰不曉得我們在掘金子，你可瞞不過我！」

王大爺的嗓子有點激奮了，說到「金子」兩字的時候，鼻子裏便起了一陣酸溜溜的反作用。

「王大爺！你老不要開玩笑：這牲口是養來耕種的，怎麼好賣得！你說菜價漲了六七元——那有屁

用！我只指望再有往日的油水就行了，作夢也不敢妄想掘金子！你老不曉得，鎮上的雜捐，真是像牛毛一樣的多，什麼良民證、防疫費……我也記不得那許多，那一樣不要錢！前回，阿狗因為忘記對東洋人行禮，挨了棒不要緊，還罰了五毛錢才干休。……」福三老伯咳嗽了一下，便指着背後的黃牛說道：「甚至連這頭牛，也得繳納兩塊錢的牲口稅。要不，給他們查出來，就得充公！你老看，兩塊錢換來這麼的一張紙條子！」

說着，就從懷裏掏出那張紙條子來，嘴裏儘管逢人便控訴，心中却把它當作命根子一樣的，隨身藏着。而且，他爲了這事，還跟阿狗鬧過一次。阿狗的意思，是要跟人家合起夥來抗款子，老頭子即以爲兩塊錢事小，萬一黃牛給他們充了公，看一家人的衣食靠誰去！牲口稅總算繳納了，可是過了這許久，鎮上並沒有派人來查辦，福三老伯這纔有點懊悔起來，雖即那些抗款子的，都不敢像他一樣公然牽牛出來放草。

王大爺掣眼睛往那張紙條子上，溜了一下，便又盯住福三老伯的臉上，驕蹇地冷笑着說：

「哼！你就有許多錢去繳款子，却把我的債抗下！總怪我平時不該濟人救急，落得人家逃的逃、賴的賴——你看，連劉大爺那麼老實的一個人，都靠不住。……」

「你老放心：我福三，死也不肯幹這無天良的勾當！况且要逃，早該在前些日子就逃了，那有到了這時候纔逃起來——你老放心。……這幾天，我在忙着修補一應農具，連這牲口也餵得胖胖的，明後天就可以下田了，今年還得仗你老看顧看顧！……大爺準備幾時下田？」

王大爺先不去答他，却掣眼睛貪婪地溜着黃牛，這牲口便像發出警告似的吼了一聲。王大爺暗想：福三這老頭子昏頭昏腦，那裏就聽得出那言外之意，正打算繞了一大圈，把還沒有傳達出來的話說出來

。土地廟背面驀地閃出一個人來，心裏不由得突的一跳——這年頭，隨時隨地總得存着戒心的——定睛一看，正是自己的姪兒世昌。

「叔叔！那裏沒找到了，原來是在這裏跟福三老伯講話」，世昌喘着氣說着，便順勢和福三老伯打招呼，然後貼近他叔叔的耳邊，輕聲細息地說下去：「鎮上派人來……來……現在在家裏等你！」

待王老爺姪兩口兒，倉忙忙拐入土地廟的背面時，福三老伯這纔牽着牛跟上去，邊走邊暗暗稱讚着世昌真能幹，爲人又和氣，——從來沒有排過臭架子，看來他叔叔那份家產，將來一定爲他承襲無疑——攀自己的阿狗，跟他比起來，那一樣比得上人家，這小子天生一把懶骨頭，祇有抽，纔會動；放着自己的活計不幹，却專門結交一般遊蕩的後生仔。去年就是因爲跟得勝這批人，上朱家橋去看戲鬧事。給劉鐵拐他們抓住，福三老伯纔向王老爺借了那筆款子去打交道……想到這裏，老頭子不覺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這時，天際的燦爛的晚霞，早消褪得無蹤無跡了，牆下一片無綿盡的暗灰色，朝東南角看過去，隱約辨得出幾顆零落的星星。古樹上的鳥羣，已經停止它們的噪叫，整個田野便復歸於靜寂了。

一

福三老伯把黃牛關進牛欄，四下察看了一會兒，便轉身走進剛修補不久的泥牆茅屋。

屋內雖不十分寬敞，倒也打掃得滿乾淨。靠泥牆的一角落裏，安着一張小方桌子，上面零亂地擱着幾隻筷子，一盞盞稀飯，一碗乾菜葦和幾隻空碗。阿狗媽，一個營養不良的老婦人，挨着那掛在牆上的煤油燈，忙着作針線。燦黃的燈光，把那滿剝着皺褶的臉龐，照得像一張蠟紙似的黃澄澄。

阿狗媽抬頭看見丈夫回來，連忙把手中的針線放開一邊，一骨碌站起來。

「這早晚纔回來，飯菜已經冷透了！那頭牛也不是你的祖宗，就那麼關心！」

阿狗媽一面捧起碗來舀稀飯，一面鼓起腮巴子咕噥着。

福三老伯睬也不睬的，把屋內巡視了一週，便急急的問道：

「阿狗媽，阿狗這時還沒有回來？」

「早回來了，剛纔得勝哥，又跑來叫他出去。」

這話福三老伯不聽猶可，一聽見，心頭不由得冒起火來，乾癟的下巴也氣得直發抖。好小子！老子原爲着你乾着急，你倒溜出去會狐朋狗黨……

夫婦兩口兒暫時沉默着，系系胡胡喝着稀飯。

隔了一會兒，阿狗輕手輕腳從外面跑進來，在桌子上揀了一隻碗，便一聲不響的舀起稀飯來。他那魁梧的體魄，結實的肌肉，滴溜溜的烏黑眼睛……登時給這暮氣沉沉的氛圍，注入一股生命力。

福三老伯把捧在手中喝了幾口的碗，狠狠地往桌子上一頓，碗裏的稀飯跟着跳動了一下，差點沒跳出碗口來。

「畜娘的，啥事用得着你這麼操心，連等老子回來，多沒有工夫！老子三番五次，叫你不要跟得勝他們來往，你倒把老子的話當耳邊風！剛纔王大爺又對我催迫那款子，看你拿什麼東西，去還人家！」

福三老伯一股勁兒翻着白眼，釘住阿狗，嘴裏儘讓着夾有稀飯細片的唾沫星子。阿狗却低着腦袋，只顧喝着稀飯。這可把福三老伯激得更加暴燥了。便一面捧起碗來，一面沙啞着嗓子喝道：

「禽娘的。今天賣了多少錢，死也不會開口，還等老子問你不成！」

「今兒，鎮上新開來一批東洋軍——」阿狗連忙嚥下嘴裏的稀飯，正想把賣菜的始末講出來，可給老頭子打岔了。

「狗畜的，老子問你賣了多少錢，你却扯到東洋軍去，人家開來軍隊，干你媽的屁事？」

「怎麼沒干係，東洋軍不滾蛋，就賣了十塊錢也沒有用！大新鮮的一担菜賣出去，拿到手的就祇這幾塊錢！」阿狗扁着嘴巴，像受了滿肚子委屈似的辯解着，然後從拴在腰間的荷包裏，掏出一張鈔票來，放在老頭子的面前，便又繼續說下去：「媽的，掉一次軍隊，就變一套新花樣！現在連「良民證」也不行了，一定要迫你去領什麼「通行證」、手續費、拍照、還有酒錢，一共花了兩塊半！」

福三老伯的心頭往下一沉，楞住了半天，纔發覺桌子上那張鈔票，有點兩樣，便放下碗筷，把它拿在燈光下照了一會——果然又是東洋人的軍用票！

「呸！老子吩咐你銀錢出入要留神，怎麼又拿到這種鈔票——前回那兩張，至今還用不出去呢！」福三老伯把那張鈔票翻來覆去審視着，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怎麼沒留神，人家都把本國鈔票藏起來，儘用這種作買賣的！要不拏，給東洋人查出來，就得吃耳光！」阿狗把嘴角往下一拉，顯得很憤慨。

福三老伯的額頭上，打起一股股的橫皺，沉思了一會兒，纔輕輕地噓了一口氣，順勢把那張鈔票塞進懷裏，然後捧起碗筷。繼續喝着稀飯。

從門口望出去，可以看見黯青的半邊天空上，嵌着斑密的星星，不住的爨着眼睛注視大地上，似乎要窺破這人間世界的一切秘密。

帶點寒意的春風，在空中飄蕩着，時不時把屋頂的茅草，吹得沙沙作響。村裏的狗，隔不了多久，便要發出一陣悲悽的叫吠聲，叫人聽起來有點寒心。

阿狗微駝着背，坐在燈下修補着竹筐。阿狗先把桌子上收拾乾淨，便又拿起針線，一針一針縫綴着，線索穿過布料時，就發出索索的聲音。

福三老伯嘴裏啣着旱煙桿，兩隻手反搭在背後，沉默地踱着方步。他在考慮着，今年應該播幾斗種的問題：平時他們祇播了三斗，贖下的田地就種一些蔬菜，這年頭，四鄉的種田人都逃光了，穀子的價錢不會像蔬菜一樣的漲起來！可不是。今年就多播下一斗半，也不算多。主意打定了，半日來堆積在胸部的悵鬱，好像輕鬆了許多，嘴角也泛起一絲笑意。

「就是四斗半，阿狗媽！你把罐子裏的穀種量量看。——」

話還沒有說完，屋外突然起了一陣狗的狂吠聲，夾雜着粗暴的吆喝，女人的哭喊聲，和沉重的步伐

「……求老爺作……好事……等等得勝回來，……」——正是得勝媽的叫喊聲。

「禽娘的，這女人真不識相……老子……」——一條粗嘎的嗓子怒吼着，跟着那女人便哭叫了一聲

福三老伯暗想，這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莫不是得勝又在外面闖了禍。如果是這樣，保不住又要連累到阿狗的身上了！這小子，幾次叫他不要和他來往……福三老伯發狠的瞪了阿狗一眼，便懷着疑懼和好奇的心情，悄悄地跑到門口，伸長頸子往外探望着。

月亮還沒有升上來，滿天的繁星祇給這黑暗的世界，帶來微弱的光輝。大地的一切——花草、樹木

、甚至人類，便在慘淡的星光下，投下可怖的暗影。

在前面沒多遠的黑暗中，隱約辨得出幾條飄動的影子，護送着一頭龐大的黃牛，朝這兒走過來。後面似乎有一個女人爬在地上，連說帶哭央求着。幾隻村狗，遠遠的跟在他們的背後，膽怯地叫嚷着。

福三老伯看了半天，纔恍然明白，不覺倒抽了一口氣。赫，這批人正是派來查辦抗款子的！好險啊！虧得自己把眼光放遠一點，不然可糟了！他本能的伸手去摸一摸懷裏的紙條子，待證實了果真沒有失掉，這纔如釋重負的又鬆了一口氣。

阿狗把竹筐摔在地上，一骨碌跳起來，便要衝出去看個究竟，可給老頭子當着門口攔住。

「狗畜的放着自己的活計不幹，偏愛管人家的閒事！」

福三老伯翻着白眼喝道，隨手把板門闔上。

自從阿狗上朱家橋去闖禍以來，每逢村裏出了什麼亂子，老頭子總要把兒子關在屋子裏，生怕他會在外面招惹是非。可是命運就好比一頭看不見的臘狗，整日夜的追逐着它的掠奪物，人們越逃得緊，它越追得緊！

嘈雜的聲音越發迫近了，終於停在門口。起初老頭子還以為自己聽錯，可是千真萬確地有人在敲門了。——

「碎！碎！」

這就怪了，他福三老伯正是第一個完納的，難道他們就不曉得嗎！反正這紙條子可以作證見，不由得他們不相信。……這癩想，便鼓起勇氣，把門開開來——可是手指頭却禁不住發抖起來。

門前黑黢黢圍着七八個人，直挺挺站在那兒，閃動着黑腦壳，朝福三老伯射出貪婪的眼光。他們的

面貌在黑暗中，雖纔得有點模糊，對福三老伯却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威脅。

福三老伯疑懼的閃着眼睛，把這堆人打量了一下。當他的視線，碰在兩個矮個子的身上時，心頭立刻冷了半截。兩條腿也不由得打戰起來。他們不僅有着一樣的服裝，一樣的身材，一樣的羊尾巴似的鬚鬚——把那張獐獍的臉龐，拉得長長的。而且，他們的手裏也一樣的都握着上了刺刃的槍桿，叫人在黑暗中看起來，會疑心他們就是閻王殿前的牛頭馬面。

福三老伯目瞪口呆楞了那麼一會兒，心裏正慌得沒有主意，却不料人叢中，蓦地閃走出世昌來，滿面堆着笑容和他打招呼。

「福三老伯，打擾你了，真對不起。那樁事，料想我叔叔早對你講過了，現在請你把那頭牛——」
「世昌哥，我們早就完納過了——兩塊錢。對不對？我福三雖窮，還不致抗款子！先前我好意勸他們……可是年青夥子，那裏肯聽！我們還是第一個先完納的，你叔叔也知道。」

福三老伯見是世昌，就好像遇着救星似的，膽子不覺壯了好些，便一邊打開話匣，一邊攤開手裏的紙條子給世昌看。

世昌對衆人會意地笑了一笑，便湊近福三老伯的臉孔，指着那紙條子說道：

「這我曉得的，你老爲人挺老實……不過，這回實在迫於不得已——鎮上的雞、鴨、豬彘都給宰光了，今兒偏又開來一批「皇軍」！維持會裏爲了地方上的安全起見，少不得又要慰勞一番，……請你老爽快快牽出來，交給他們。那筆款子，另日再清算好了。」

這話像一杓冷水，把福三老伯淋得渾身直打戰，半晌說不出話來。

「福三老伯，你老是個明白人，不要就擱時間了。我們這裏牲口不多，馬不還得上朱家橋去！」世

昌的態度跟平時一樣的溫和，而且聲調裏似乎還充溢着無限的歡意。可是老頭子却哭喪着臉，纏都不纏楞住了。

阿狗已經在屋內忍住好久了，這時纔氣虎虎衝出來，理直氣壯跟世昌理論道：

「豈有此理。人家養牲口來給你宰！可惜我們這裏不是牛行，你們要搶——！」

拍的一巴掌，乾脆脆劈在臉上，阿狗打一個踉蹌，往後倒退了兩步。劈巴掌的是個滿臉長着橫肉的大塊頭，他的身材在矮個子的襯托之下，顯得更加粗碩，同時那件長度僅及肚臍上的舊軍服，也顯得越發不相稱。他機警地溜着賊眼，觀察一下矮個子的眼色，便挺挺腰板，鼓動突出來的肚皮喝道：

「忘八蛋，滿口胡說八道！明明拳錢買你的牛，你倒賴人家搶你的！老子把你這張狗嘴撕個稀爛，纔知道老子的厲害！」

說着就揚起碗口粗細的拳頭，氣洶洶朝阿狗撲過來，福三老伯可嚇得連忙上前攔截。

「老爺——不要生氣，……他年紀輕不懂事，你老看我的臉上，饒他一次。……」福三老伯一邊苦苦勸解着，一邊回過頭來吆喝自己的兒子：

「尪娘的，誰叫你多嘴，快給我滾進去！」

「八個野龜，快快的好！」一個矮個子煩躁地咆哮起來，順勢拳槍托在地上使勁的頓了一下，臉上的鬚鬚也跟着幌了一幌。

「好，快快的好」，大塊頭立刻收住剛纔的威風，像一隻應聲蟲似的應答着，然後把手一揚，提高嗓子對左右的人喊道：

「這些懶蟲，還不快點動手！當心今晚繳不足數上去，叫隊長揭你們的皮！」

這下子「懶蟲」可真的動手了，一窩蜂似的湧到牛欄，狠死力的把那道欄門衝破，從裏面牽出福三老伯的黃牛來。這牲口慢吞吞移着脚步，一面閃動着青銅銅的眼睛，瞧瞧前面的一大堆人，嘴裏像怪有味道似的儘咀嚼着。這些人却一壁吆喝着，一壁紛紛議論着貨色」。

「媽的，倒是滿胖滿胖的貨色」！

「可不是，比那頭要強得多了」！

「看樣子，說不定是懷了身孕的」！

福三老伯可急得直拱着手，彎着腰板央求大塊頭，眼睛像蒙了一層薄霧似的，祇管發個不停。

「老爺——你曉得，種田人是少不得……耕牛的……明後天就要下田了，老爺，可憐我一家人……」。

大塊頭驟然把腦袋一擺，叫下巴的垂肉跟着抽搐了一下，便伸出指頭指着福三老伯的鼻子，哼着鼻音喝道：

「媽的，這老頭子真小氣，人家捐了多少錢財，來慰勞皇軍，還不是爲了你們老百姓的好處！現在買了你一頭牛，就值得這麼稀奇……你也犯不着跟老子嘈囉，橫豎這牛是王大爺經手的，你儘可以找他去理論……」。

「八個野鹿，快快的跑」！

矮個子這麼吆喝着，便對大塊頭揚一揚手，順勢把槍桿荷在肩上，拔腿就跑。大塊頭也跟着把手一揚，挺起大肚皮，帶領着手下人跟上去。福三老伯的心頭，登時感到像萬刀碎割似的難過，一個箭步，竄到大塊頭的面前，扭住他的胳膊央求着，乾枯的眼眶早掛下兩行淚水，沿着臉頰滾下來。

「老爺……可憐我們種田人……一家靠着耕牛吃飯……求老爺作好事，一輩子忘不了你的恩情……我給你磕頭。……」

福三老伯顫着聲音說着，也顧不得膝踝疼不疼，雙膝撲的跪在地上，搗蒜似的磕個響頭。猛不防大塊頭閃開一邊，飛起尺來高的大腿，朝他的屁股撞過去。——

「禽娘的，老子叫你去找王大爺，你偏要跟老子糾纏。……」

福三老伯打了個前栽，立刻又掙着爬起來，像發了瘋似的衝過去，一把抓住自己那頭牛的繩子，嘴裏冒着白沫喊起來：

「啊呀！……我的牛！……我的牛！……」

「放手！……放手！……」牽牛的一個傢伙，幌着拳頭恫嚇着，可是福三老伯索性蹲在地上，緊緊抓住牛繩子不放，嘴裏不絕口喊着：

「啊呀！……我的牛！……我的牛！……」

那邊的大塊頭猛回頭一看，兩眼不由得冒出火來，便走攏上去一步，飛起皮鞋尖，照福三老伯的心窩猛力踢過來。福三老伯立地感覺一陣劇痛，兩手捧住心頭。仰天倒在地上打滾，嘴裏像潮注一樣的湧出又甜又鹹的鮮血，跟着便緊閉着眼睛，昏厥過去了。

「媽的臭屎，錢都拿去了，還說你的牛，……這些鄉下人，實在跟他們客氣不得，……時候不早了，快點趕路！」

大塊頭挺着肚皮，惡狠狠朝福三老伯吐了一口唾沫，然後又對眾人打了個手勢，搖搖擺擺走上前去。

於是，黑暗中又起了一陣狗的狂吠，夾雜着粗嘎的吆喝和沉重的步伐。蓦地，一聲悠長悽婉的牛鳴，蓋倒了一切嘈雜的聲音：

「哞……」

三

門外的月亮剛從樹梢上，透露了半個臉孔，便瀉下清涼的銀光，柔和地穿進板門的縫隙，在暗澹的煤油燈的光圈裏，繪了一條亮晶晶的垂直線。

阿狗媽緊鎖着眉頭，坐在桌子旁邊，無精打采作着針線。她的低窪下去的眼睛，由於過度的哭泣，已經把眼皮漲得紅腫起來，而眼淚還是不斷的掛下來。

福三老伯閉着眼睛，軟癱地縮在油膩膩的棉被下，露出那蒼白得沒有點血色的三角臉。他的兩頰微微陷進去，乾癟的嘴唇隱隱染着豬肝色的血污。他的呼吸有點急促，壓在胸前的棉被，儘一上一下的鼓動着。

這時，床下驟然激起一陣騷動，老鼠發瘋的衝擊着衣箱，洋油桶……發出刺耳的吱吱聲。福三老伯突然睜開眼睛，氣喘地咳嗽了幾下，便發出微弱的聲調問道：

「阿狗！王大爺怎麼說？」

阿狗媽撩起衣角把淚痕揩乾，站了起來，便走到床前，舉手去摸一摸福三老伯的額頭。

「阿狗還沒有回來！」

「唉！這畜生真……」福三老伯氣得直打喘，接不下去。

「你又耍動氣了，俗語說，吐紅最忌性急，何苦把身體糟蹋了。……况且這原是一種劫數，誰也逃不掉的，你看得勝娘他們，不也跟我們一樣麼？……不要胡思亂想了，快點睡吧！」

阿狗媽噓了一口長氣，隨手把焦黃的蚊帳撤下，然後坐在床沿上，繼續作着活計。

好久，門外忽然有人在敲門了。阿狗媽的心突的一跳，便一拐一拐的走去開門，只道是阿狗回來了，可是把門一開，纔發現一個老婦人站在門口，對她打招呼。阿狗媽先沒有把面觀看清楚，楞了一下，這纔認出是住在村西盡頭的劉大媽。

劉大媽的身材本就很矮。加以不堪殘酷的生活的磨折，便顯得更加短小脆弱了。禿頂的頭上，還稀稀落落垂着幾根斑白的頭髮，而那兩道眉毛，却早已脫得精光了。乾巴巴的臉上，橫七豎八刻着縐紋，相同曬焦了的橄欖皮一樣。

「福三嫂，打擾你了！」劉大媽的枯萎的兩眼。呆呆地直視着，福三嫂，似乎在期待着對方的驚異。那個可真的驚愕地喊起來：

「啊呀！原來是劉大媽……是幾時搬回來的？」

劉大媽這纔如同感覺滿意似的，縫縫着眼睛，癢着乾瘦的嘴巴，露出兩三顆黃膩膩的牙齒來——鬚鬚在苦笑着。

「剛剛搬回來的，難怪你們不曉得！」

阿狗媽勉強裝着笑容，把劉大媽讓了進來，隨手把板門掩上，然後從桌子下拉出一條板凳來，請劉大媽坐坐。

「聽說你們逃到舅家去，怎麼又回來了？阿狗媽把腦袋湊近劉大媽，纔壓低嗓子問道，似乎生怕攪

擾了福三老伯的睡眠

劉大媽一屁股坐在板凳上，睜眼睛往四週打量了一下，這纔緊皺着眉頭，嘆了一口氣說：

「唉，說來話長哪！」這裏她又嘆了一口氣，腮巴上的皺紋跟着起了一陣痙攣。「先前不逃倒好，祇怪老頭子耳朵軟，聽了……謠言，就嚇得一定要逃到舅家去。那曉得逃到半路上，偏碰着斷子絕孫的鬼子飛機……老頭子命苦，活生生給他們殺死……」

劉大媽說到這裏，那兩片扁嘴唇儘打著顫，眼淚就像線條一樣，簌簌滾下瘦削的臉頰。

門外陡的捲起一陣寒風，呼的打屋子週圍飛掠過去，接着屋頂便浙瀝瀝飄下一些塵沙來。兩個人各爲着自己的心事，茫然對泣了一會兒，阿狗媽纔強自抑住傷感，打開這沉悶的局面：

「唉！這年頭，誰也保不住……」。

劉大媽扯起衣袖來揩眼淚，一面顫着嗓子說着：

「可不是，我就祇恨老頭子，不聽我的話……」。

「劉大媽，不要傷心——你大頭已經長成人了，眼看着就要抱孫子了，還有啥好愁的！」
劉大媽捏了一把鼻涕，隨手摔在地上，然後幌一幌斑白的腦袋，搶着說道：

「啊呀！不用提起那個了！過門也快一年了，還看不出有啥兆頭，這回要不爲着那母猪，我這老太婆還怕鬼子強姦不成！」這裏她把嘴巴靠近阿狗媽的耳朵，放低着聲音說下去。「去年剛入門的時候。我看見那付臉相，就有點擔心，現在果然應了。——」

阿狗媽不待她說完，連忙擺手把她打住：

「劉大媽，不要錯怪了你媳婦。這是一種劫數，誰也逃不掉的！」

「那是的，總怪老頭子命苦，自己找上死路……看你們不逃多好！我們逃，逃不上個把月，還不是搬回來！」

劉大媽伸直頸子——打下巴那兒扯起幾條筋根子，乾咳了一聲。

「那又爲什麼？」阿狗媽閃着疑問的眼光，瞧着那個。

「其實，舅家待我們一家人倒很好，祇是空口白嘴老吃人家的，實在過意不去！……後來打聽這裏還平靜，纔又決定搬回來，那塊田地也好讓大頭弟兄去耕種。唉！搬家真不容易，趕了一天路，直到天黑纔趕到家。……」劉大媽伸出那紫銅色的舌頭，舐舐枯癢的嘴唇，驀地像記起一樁事似的扭動一下頸子。接着說下去：「剛吃完了飯，大頭就叫我來。——」

福三老伯在蚊帳裏發出一聲微弱的呻吟，跟着便不響了。劉大媽突然把話打住，侷促地楞着眼睛，瞧瞧蚊帳出神。

阿狗媽也舉眼睛朝那邊瞟了一下，看見沒有什麼動靜，纔回頭來問道：

「劉大媽，你老有啥事？」

劉大媽楞了一會兒，嚥吞吞吐吐說道：

「事倒沒有啥要緊，……大頭叫我來見福三哥，商量借——祇怪我來遲了。……」

阿狗媽的心裏不由得怔了一下，暗想今年怕耕種不成了，偏又碰着劉大媽來借米糧，要不借又礙於情面。……心裏雖這麼想着，却沒有說出來。

「劉大媽，你老要商量啥事，儘管交代我好了！」

「好的，反正都是一樣的」。劉大媽鬆了一口氣，舌頭又伸出來舐一下嘴唇，眼睛儘瞧着阿狗媽的

臉上。「福三嫂，你曉得，這回逃難的時候，因為拖欠王老五那款子，給他們攔在半路上，強把牲口搶了去！——唉！說來說去，祇怪老頭子……現在正是耕種的時候了，沒有牲口那行！大頭說福三老伯做人挺爽快，叫我來跟他商量借牛的事——只要你答應一聲就行了！」

阿狗媽聽了這話，心頭就像給猛戳了一針似的，直刺痛起來，一股勁兒幌着腦袋，緊閉着嘴巴，半天才吁了一口長氣。劉大媽可急得瞪着眼，趕着問道：

「怎麼樣？是不是早答應了人家？」

阿狗媽皺了一下眉頭，叫額頭上的皺紋跟着打起股來，眼淚汪汪地滴下來。

「唉！那裏還有一把牛骨頭！」

「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劉大媽的心頭一怔，感覺怪失望的問道：

「鬼纔曉得！」阿狗媽扯起衣角來揩眼淚，一面顫抖着聲調說着：「大家剛吃過晚飯，王老五就使那短命鬼，帶了鎮上許多人，七手八腳把牛搶了去，說是娶孝敬他祖宗的狗×軍，……阿狗爹跪在地上哀求，那殺千刀的舉腳就踢，踢得他鮮血直噴出來，現在躺在床上。……」

「啊呀！真作孽！」劉大媽圓睜着眼睛，像氣球爆炸似的叫了一聲，然後壓扁着嗓子說下去。「怪道我們在吃飯的時候，看見王老五他們，牽了三四頭牛上朱家橋——大頭還說怪了，這早晚那裏來的這許多牛！唉！真作孽！」

阿狗媽捏了一把鼻涕，俯身抹在抬腳上，然後抬起頭來問道：

「你說王老五上朱家橋去，那你看見阿狗沒有？」

劉大媽思索了一下，纔說道：

「阿狗，倒沒有看見」。

兩個人沉默了好一會兒，劉大媽纔像驚醒似的，一骨碌站起來。

「啊呀！我該回去了，——福三嫂，不要傷心了，福三哥的身體，也應該好生將養一下！好，不要送了」！

她倆一推一卻走到門口，阿狗媽還趕着吩咐道：

「劉大媽，得空再來坐坐！路上看見阿狗，叫他快點回來」！

月亮已經偏西了，從板門的縫隙穿進來的銀線，早給週圍的黑暗所吞沒了。

外面的風刮得更起勁了，門前那棵榆樹，給吹得沙沙的響，板門也跟着呀呀的呼應着。時不時，屋頂上會飄下一陣陣塵沙，聽起來活似秋天夜裏的電雨。村裏的狗，似乎整夜沒有睡着，不斷地發出一連串的狂吠。

床下的老鼠，剛安靜了不久，現在又吵鬧起來了，橫衝直撞追逐着，放肆地撕嚼着碎布片，並且發出一陣陣尖銳的吱吱聲。……

阿狗媽雖已睡熟了，——呼呼的鼾聲儘在空中動盪着，可是隔不了那麼分鐘，總要說出斷斷續續的夢語來，叫人疑心她在跟誰講話。

福三老伯半開闔着眼睛，疲乏地躺在床上，胸部的間歇性的刺痛，和慘痛的回憶，攪得他輾轉不能安眠。他的臉頰熱辣辣地在發燙，耳根子烘烘地在燒着，腦海裏在映演着那幕痛心的悲劇，……週身的熱血像電流給吸進燈泡似的，湧入那顆腦袋，使它慢慢地膨脹，膨脹，終於似乎要爆炸起來。……

突然間，黑暗中響起一陣清晰的敲門聲！——

「碎！碎！」

準是阿狗無疑了，福三老伯的心頭一跳，肝火不覺又冒起來了，現在啥時光，去了大半夜——到這時纔回來！可恨這小子賭着老子受了傷，越發放蕩起來了。……

「碎！碎！」

「阿狗媽，起來開門呀！」福三老伯邊說着，邊伸手去推阿狗媽的臂膀。阿狗媽咕噥了半晌，纔從床上摸索到桌子去點燈火。擦洋火的光輝突破了沉甸甸的黑暗，叫那雙惺忪的眼睛，直鑿個不停。門外敲得更響了，連屋宇也給牽動得在哆嗦着。

「來了！」阿狗媽點了煤油燈，便一路喊着去開門。「你這冒失鬼，低這早晚纔回來！你爹原叫你「看」王大爺。——」

話剛說到一半，一個影子早跟着推門門的聲音，闖了進來，阿狗媽身不由己的倒退了兩步。

「我說嘍，原是這老渾蛋叫他去「砍」老子！」

「啊呀！王大爺！……」

阿狗媽驚愕地瞪着眼，呆呆站住不動——可不是，正是王大爺！

王大爺的頭部，像給誰帶孝似的，紮着一大堆白紗布，手中捏着一把電筒，臉孔可板得緊繃繃的，直閃着冒火的小眼睛。他隨手把阿狗媽推開一邊，三腳兩步衝到床前。

福三老伯聽見是王大爺，滿以為可以親自問個明白……興奮得忙支撐着坐了起來，剛掀開蚊帳一看，可嚇了一大跳。

「福三哥，你唆使你兒子做的好事！」

王大爺的嚴峻的臉孔冷笑了一下，那對眼光就像兩把鋒利的小刀，往福三老伯的臉上直刺過來。福三老伯便像感覺到刺痛似的，睜大着酸澀的眼睛，膽怯地盯住王大爺。

「王大爺，什麼事啊？——阿狗是我叫他去向你討情。……」

王大爺咬着牙根，把那張臉绷得更緊，然後指着自己的腦袋說：

「好個討情，我這腦袋差點給他討了去！你可喘不了，是你叫他去「砍」我的。……」

「啊呀！沒有這事……」一股冷流透過福三老伯的脊背，陰森森滲入他的心窩，叫他打了一個寒慄。

「哼！你也用不着抵賴，我早聽到了！」王大爺乾咳了一聲，緩過一口氣，纔把沙啞的聲音調放緩和一點。「我且問你，他們把隊長和牲口，押到啥地方去了？你講！」

福三老伯聽見這話，越發摸不着頭腦，只得顫着聲調，畏縮地問道：

「王大爺，那牲口是世昌帶他們來牽走的，怎麼你反問起我來呢！——這我不懂」。

「你不懂？好！我再問你，阿狗、得勝，還有劉鐵拐他們，把隊長和牲口，打劫到啥地方去了？現在懂不懂？」王大爺齙着一齙嘴，叫那兩道濃眉往上擡了起來，顯得很焦急地等着回答。

福三老伯嚇得喘吁吁咳了幾下，這纔上氣接不着下氣，趕着喊起來：

「啊呀！……這我完全不……我一直是躺在牀上，……你老說阿狗也在裏面——這就冤枉了。你老曉得，去年阿狗爲了看戲的事，還跟叫劉鐵拐的結下冤仇，……你老不相信，朱家橋那批人，慣會造謠。……」

「好說！要是你們還記住那冤仇，也就不會暗通仇人，來謀害自家人了！我還傷正是你叫阿狗「砍

「的，（說到這裏，他伸手去摸摸頭上的創傷）幸虧躲得快，……現在你倒來裝傻！這倒也罷了，只要你講出那地方來，我就替你在皇軍的面前求情，——講呀，阿狗他們躲在啥地方？」王大爺的臉孔板得發青，說話的時候，叫腦袋一頓一頓的。

福三老伯的心頭一震，漲紅着頸子咳嗽了一下，一口濃濃的鮮血，咯的衝出口腔，跟着兩眼發直，身體縮成一團倚在牀靠背上，咻咻地直喘着氣。

「啊呀！……」阿狗媽瞪着眼叫了起來，搶上前一步，便俯下身去撫摸着福三老伯的胸脯，一面抽抽噎噎央求着王大爺「王大爺……可憐阿狗爹歲數大，經不起……。」

「你講呀，阿狗他們躲在啥地方？」王大爺湊近牀前一步，濺起尺來高的唾沫星子，咆哮起來。

阿狗媽吸着鼻子，邊撫着福三老伯的創傷，邊顫抖着嗓子，斷斷續續說下去：

「王大爺，阿狗……你老曉得，他就祇年紀輕愛講話，平時卻很安分。……」

「好，不要怪我不留情了——原是你們串通朱家橋的仇人，來拆自家人的台！」

說着，把臉一橫，一道電筒的光朝門口閃開過去，跟着就有幾條影子，闖了進來，阿狗媽猛抬頭一看，嚇得週身直打戰——見鬼，那裏來的這許多瘟天神，個個都是短個子，辮辮的臉上，長着毛茸茸的鬍鬚，手中捏着烏亮亮的槍桿……那模樣活似深山裏的獼猴子。

「講呀！阿狗他們躲在啥地方？」王大爺扭着頸子，急急催迫着。

「王大爺……阿狗出去了大半夜，還沒有回來，……求你老修修德。……」阿狗媽的兩腿一軟，索性跪倒在王大爺的面前，臉上一行是淚，一行是淚，淌個不住。

「媽的，不說就拉倒！」王大爺閃開一步，含笑地朝爲首的一個矮個子，行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說

：「班長，這赤佬不肯講！」

「八個野鹿」，班長顯得有點驚異，皺一下眉頭，纔狠狠吐了一口濃沫說：「不講，好的！」說着就打了一個手勢，於是就有兩個矮個子，一哄湧到牀前，不容分說把福三老伯摔在地上，福三老伯呻吟了一聲，週身起了一陣痙攣，便又昏迷過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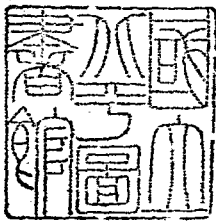
「八個野鹿，是打！」那兩個舉起槍托，照着屁股撞了下去，福三老伯僅抽搐了一下，可又不動了。這可惹得矮個子性發，便一個搭着左臂，一個搭着右臂，把他拖在地上跑。

阿狗媽哭哭啼啼滾在地上，緊緊抱住福三老伯的雙腿不放，嘴裏儘喊着：

「老爺啊，……阿狗爹是好人！……阿狗爹是好人！……」

「八個野鹿，老頭子當游擊隊！」

這邊的班長啐了一口，便飛起一個窩心脚，下死勁地朝阿狗媽的小腹踢過去，阿狗媽尖叫了一聲，兩手一鬆，福三老伯早給拖出門口了。



信
社
公
報

國民知識叢書

第一輯

- 中日貨幣戰
- 日本吊在中國的弦上
- 飛躍中的西南建設
- 中國土地政策
- 蘇聯新建設
- 革命之路
- 外人心目中之中日戰局
- 經濟游擊戰
- 戰地哀鴻錄
- 國際政局動向

每冊實價

- 三角五分
- 二角五分
- 四角
- 五角
- 三角
- 三角五分
- 三角
- 三角五分
- 四角五分
- (在印刷中)

國民知識叢書第一輯

戰地哀鴻錄

實價四角五分

版 權 所 有

編輯者

金華響古井
國民出版社

發行者

金華響古井
國民出版社

印刷者

金華塔下寺
東南日報第二印刷廠

總發行所

金華響古井
國民出版社

經售處

各地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四版

